蒙齋集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蒙齋集

(一)

袁甫撰

本館據聚珍版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蒙齋集卷一

宋 袁甫 撰

經筵講義

易發題

臣聞日月爲易。（案此語本虞翻參同契注。先儒黃澤、黃辨其字體之訛。袁甫猶仍舊說。）有日則有月。而日月不相離也。日爲陽。月爲陰。則有陰而陰陽不相離也。陽爲剛。陰爲柔。有剛則有柔。而剛柔不相離也。何也。爲物不貳也。惟其不貳。故包犧氏畫爲一。一畫之義。人以爲陽。而不知其非偏陽也。人以爲剛。而不知其非偏剛也。有一則有二。自二而八。自八而六十有四。千變萬化。周流不居。故名之曰易。陰陽剛柔。悉該乎一畫之中。大哉至哉。故易三畫而成卦。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畫雖三而道則一。兼三才而爲之主宰者。其君乎。而世之論君道者。乃曰。日爲君象。陽剛不撓。常伸乎萬物之表。所謂君道者。如此而已。然未足以知易之妙也。何謂易之妙。陰陽剛柔。本不相離。陽非偏陽也。而有陰焉。剛非偏剛也。而有柔焉。日昱乎晝。而收斂歸宿在乎夜。陽剛皆動。而涵蓄潛藏在乎靜。不睹不聞之地。有默觀密察之功。則隨所發用。自然陽明。自然剛健。故聖人善用陽剛。上配天道。萬古周流。而無一息間斷。在吾身則爲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聲色玩好之娛。自不能惑。在宮庭則爲閑有家之初。而險詖私謁之心。自不敢萌。在天下則非獨君子登用。而小人亦無

失所之憂。非獨中國乂安。而蠻夷亦在化育之內。是乃至陽眞剛。而非偏陽偏剛之所能爲也。陰陽剛柔動靜之妙。還相爲本。不見其始。孰知其終。不見其迹。孰知其窮。嗚呼。夫是之謂眞剛。夫是之謂一。夫是之謂易。臣得于父師者。大旨如此。敢爲陛下誦之。惟聖明采擇。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臣觀棘子成之言。蓋見當時文弊之極。矯枉過直之論。欲盡棄文而純用質。子貢以爲君子之道。則不如是。蓋深病棘子成之言爲太野。故謂失言之不可悔。猶駟馬之不可追也。于是又從而發明之曰。文猶質之不可廢。質亦猶文之不可廢也。若曰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則是虎豹之皮。與犬羊之皮。相似而無別耶。聖人于禮樂。則從先進。答林放問禮。則以爲寧儉寧戚。然至于論文質。則取彬彬之君子。而野與史無取焉。蓋救弊。則不得已而取其彼善于此。論道。則非全美盡善。未可以爲至也。或曰。處後世極弊大壞之時。則如之何。曰今之所謂質者。非古之所謂質也。苟且而已矣。今之所謂文者。非古之所謂文也。虛僞而已矣。苟且虛僞之弊合。而世道日至陵夷。不可收拾。甚可悲也。必欲復古之道。其惟先尙質實。而後加品節焉。一掃苟且虛僞之弊。而後君子之道幾矣。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臣聞欲善惡惡。人人所同。此上帝降衷之良心也。今語人曰。汝爲天下之善人。則莫不躍然而喜。推己欲

善之心。人之有善。則必喜談而樂道之。又從而左右羽翼之。惟恐其美之不成也。又語人曰。汝爲天下之惡人。則莫不拂然而怒。推己惡惡之心。人之有惡。則必哀矜而憫念之。又從而訓誨正救之。惟恐其惡之終成也。此其用心。洞洞乎其公也。休休乎其大也。是眞可以爲君子人也。乃若小人則反是。人之有美。惟恐其成也。嫉之壞之而已耳。人之有惡。惟恐其不成也。誤之陷之而已耳。此其用心。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知有私而不知有公。是眞可以謂之小人也。嗚呼。人主每病于君子小人之難察也。豈知觀人之道。不必觀諸他。而當觀諸心。人孰無欲善惡惡之心哉。能視人猶己者。則爲君子。不能視人如己者。則爲小人。此觀人之法也。

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臣觀季康子之發問。而首以殺爲言。蓋謂無道爲有道之害。不加誅殺。則害不除。政不肅。是固然也。然良心善性。人人固有。導之以仁義。齊之以禮樂。自可使之遷善遠罪。而又何以殺爲。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體天地好生之大德。以父母斯民。欲善而民善。以德而感德。眞如風行草偃之易。苟至于是。則吾與斯人。並生並育于覆載之間。此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功也。而無所事乎殺矣。雖然。春夏之長養。生也。秋冬之肅殺。亦生乎。曰雪霜之威。仁莫甚焉。萬物歸根復命。遇春夏復榮。生莫大焉。皐陶之告舜。自帝德罔愆而下十四句。皆生之謂也。而獨有刑。故無小一語。則亦未嘗廢夫刑。蓋生固德也。而刑亦德也。孟子所

謂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季康子識不足以及此。乃先萌一殺心。其與天地好生之德大悖矣。此孔子所以深排而力戒之。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臣聞聖門所謂文者。非詞華之謂也。夫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顏淵曰。博我以文。所謂文者卽道也。彝倫之懿。粲然相接者。皆文也。三千三百。待人以行者。皆文也。孔子振木鐸于衰周。正將以續斯文之將墜耳。一時以文會友。莫盛于洙泗。麗澤之兌。何往而非斯文之講習哉。既曰文。而又曰仁。同乎異乎。曰文者。其所著見。而仁者其根本。名異而實同也。會之以文。蓋所以輔吾之仁也。聖人切切于求仁。造次顚沛未嘗暫舍。終食之間未嘗或違。孔子告顏淵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蓋言爲仁。專在乎反己。己不自力。他人奚預焉。今曾子取友以爲仁。亦曰輔之而已。雖用力在己。而又得良輔。則切磋琢磨之益日增。而克己復禮之功。亦多助矣。噫。後世師友之道不明。學者但知雕蟲篆刻。破碎經旨。以是爲文。所謂輔仁者。漠然不知爲何事。平居既無講貫之素。一旦出而事君。不仁而在高位。斲喪國脈。戕賊民命。皆不仁者之爲也。爲國家者。果何賴于若人哉。然則修明師友講習之學。豈非人主之急務乎。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臣按顏淵問仁。孔子告以克己復禮。夫具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有此身。此身本與天地相似。與萬物一

體。如之何而克己。曰。己與天地萬物。本無隔也。而認八尺之軀爲己。則與天地萬物始隔矣。故惟克己。則洞然大公。不見有己矣。何謂克。曰。以艮卦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觀之。則是內不見己。外不見物。而克己之義瞭然矣。克己何以能復禮。曰。禮者。周流貫通乎天地萬物之間。無體無方。無不周徧。人惟認八尺之軀爲己。于是去禮始遠。苟不認己爲己。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禮也。吾亦天地萬物中一物耳。無往非禮。而何有于己哉。故不克己則禮失。既克己則禮復。又發明之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玩一日字。正所謂朝聞道也。正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凡人昏昏于物欲之中。如醉如夢。一日勇決。無牽制。無拘滯。無二三。此身與天地萬物。了無阻隔。人卽己也。己卽人也。天地萬物。皆非形軀之所能間也。故曰。天下歸仁焉。言天下皆在吾仁之內也。禮之復也。非是外復。仁之歸也。非是外歸。本一而非二也。又發明之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前之己而曰克。此之己而曰由。豈有二己哉。曰。非有二己也。塵去鑑明。而卽此鑑也。雲消月皎。而卽此月也。未克己之前。雲也。塵也。皆蔽我累我者也。烏可以不克。既克己之後。月也。鑑也。本如是光明。本如是瑩潔。動靜闔闢。變化運用。何所不可。故曰由。言爲仁在我而已。豈由他人哉。顏淵既領會夫子之大旨。而猶問其目者。蓋聖門師弟子之間。學聚問辨。不造其極不止也。克己復禮。特大綱耳。又有條目焉。所以再叩夫子。夫子舉視、聽、言、動、四者告之。蓋四者。卽己內事也。己視、己聽、己言、己動、皆己也。然微有非禮。則是爲己所蔽也。爲己所累也。夫惟非禮則勿視。非禮則勿聽。非禮則勿言。非禮則勿動。無斯須頃刻。不在禮中。則是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至此尙何己之足累哉。

顏淵卽慨然承當此任曰請事斯語事云者言從事于此也聞聖言而不能行者不足以言事矣嗚呼顏淵陋巷匹夫耳聖師勤勤啓發猶有天下歸仁之言況人主奄有四海必欲人人皆歸吾仁可不奮一日克己之勇置此身于禮度之中哉如曰此事由人而不由己則雖聖人亦無所用其力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臣觀夫子答仲弓問仁與答顏子之意一也說者但知夫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而不知告仲弓者亦克己復禮而初無異旨也禮器曰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夫大祭之禮至于饗帝則無以復加此可以觀禮矣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夫大賓之禮至于兩君相見則無以復加此又可以觀禮矣此章所謂大祭大賓者皆禮之盛也一出門之間而儼然如見大賓一使民之際而肅然如承大祭當是之時此心之清明靜瑩爲何如哉故曰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而春秋左氏傳載曰季之言亦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由是言之仁禮本一原禮在是仁卽在是矣而人之所以不能動合乎禮者何也有我之私累之也人有不欲而施于我我必有所不平我有不欲而可施于人乎通人己爲一則己之所不欲人亦不欲也非人之所欲者斷斷乎不可施于人如是則此心洞然大公了無間隔施之于家邦人人在春風和氣之內而又何怨之有然則勿施不欲

卽克之謂。大祭大賓。卽復禮之謂。而邦家無怨。卽所謂天下歸仁。夫子之告仲弓。卽其告顏子之旨也。回雍皆在德行之科。足以傳夫子之道。故雍也請事斯語。亦奮然承當。與顏淵一同。熟誦此章。深味厥旨。于無怨一語。尤當玩索。蓋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爲國家而使一夫有怨心。則足以感傷和氣矣。欲人之無怨。惟仁者能之。而爲仁之要。不外乎克己復禮。聖人垂訓萬世。其明白的切如此。

經筵進講故事

周威烈王六年。齊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廢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餒。昔日趙攻鄄。子不救。衞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于是羣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彊于天下。

臣謂齊威王烹阿封卽墨之事。人特見一時威權之奮發耳。不知平日密察之功。蓋有素也。于卽墨則曰。吾使人視卽墨。于阿則曰。吾使人視阿。威王不輕信毀譽之說。而必謹擇夫寄耳目之人。其人果可信也。吾然後使之。是故賢否一定。而賞罰不差。近者朝廷有計田收劵之令。臣奏疏凡三四。甚爲陛下惜此一舉。何則。科斂無名。動搖人心。非美事也。況今日任牧民之寄者。大而郡守。小而縣令。誰懷視民如子之心。

緣傍此令。朘削脂膏。姦胥黠吏。又縱尋斧焉。本根之傷多矣。臣嘗于經筵。舉威王之事。爲陛下反覆言之。以爲任陛下之耳目者。在內則臺諫。在外則監司。陛下所使爲臺諫監司者。誠如威王之使人。視阿卽墨。瞭然如見之目前。而赫然加賞罰焉。則封者無愧。而烹者亦甘心矣。如陛下一出此令之後。聽諸路之守令。肆其欺誕。任其椎剝。惟求取辦于一時。不顧元氣之日耗。臣竊爲寒心焉。強敵攻支體于外。而陛下又自戕腹心于內。厥今論者。俱知敵人之可畏。而不知履畝之令。自生一敵。可畏尤甚。若陛下寄耳目之人。蚤夜密察。吏不得肆其姦。尙庶幾焉。不然殆哉。太祖高宗。創業中興。艱難甚矣。陛下其無忽。

漢元帝永光五年。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聞少見者。戒于壅蔽。勇猛剛強者。戒于太暴。仁愛溫良者。戒于無斷。湛靜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浩大者。戒于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惟陛下戒所以崇聖德。

臣觀匡衡所陳。其戒雖有六。而切于漢元帝之身者。二條而已。一曰無斷。二曰後時。蓋元帝之天資。仁愛溫良者也。湛靜安舒者也。仁愛溫良者。乏剛明果斷之操。湛靜安舒者。無奮迅振作之風。遂將賢否混淆。邪正雜糅。漢業之衰。端由于此。衡不能挈此二戒。懇切言之。使元帝豁然感悟。改過遷善。而乃混六條之中。以聽人主自擇。衡亦不善于格君矣。當是時貢禹之徒。不力救優柔之失。而徒以甘言游辭。求合人主

意。此固不忠之甚者。劉向上疏。慷慨激切。其言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可謂深中膏肓之病矣。然亦有遺憾焉。孟軻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國定矣。當元帝時。筦中書典樞機者。其人其政。大略可覩。然奚必屑屑然。較勝負于此哉。君心之本原未正。而欲挽回于末流。固宜戛乎其甚難也。獨匡衡能從其用心治性而箴之。然所言駁而未純。泛而不力。嗚呼。漢儒病在不學耳。使果有孟軻之學。何患不能正君而國定哉。匡衡劉向。號爲名儒。卒不能有格心之業。使天下謂儒無益于人之國。儒果無益于國耶。讀史至此。爲之掩卷三歎。

前漢元帝紀。贊曰。帝少而好儒。及卽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臣今月初九日。獲侍清光于經筵。陛下舉漢元帝好儒故事。玉音云。論者謂元帝。特未得眞儒而用之耳。如得眞儒而用之。何患牽制文義。優游不斷耶。此論甚佳。卿以爲如何。臣奏聖學高明如此。可爲宗社慶。可爲善類慶。大凡眞儒固鮮。而識眞儒者尤鮮。譬之玉焉。眞玉未必無瑕。人見其瑕也。遂輕棄之。不知雖曰有瑕。不害其爲玉。何可棄也。若石而無瑕。不過石耳。又奚足貴。人才亦猶是也。眞賢實能。豈無微過。惟識眞者。不以小疵掩其大德。如使寸寸而量。銖銖而較。則眞儒不以小瑕而棄者幾希。此惟在陛下。明知人之鑒。以洞燭人才之底蘊而已矣。陛下欣然嘉納。臣退而思之。尙有未盡之遺論焉。當元帝時。劉向之

剴切。蕭望之之剛正。雖未足爲古之儒。就漢世言之。亦可謂儒之眞者矣。元帝非不知二賢之可用也。向數有論奏。深當上心。則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望之爲師傅。帝知其經明行修。材任宰相。夫既心知之。則當篤任其人。既曰。將思之。則當力行其言。然向之精忠。終不能奪王氏盜竊之權。而望之一爲恭顯所陷。恥以其身就吏。寧死而不悔。嗚呼。曾是而謂元帝好儒可乎。論者謂。帝特不得眞儒而用之。故有優游不斷之失。不知有儒如劉蕭。尙且外爲尊敬之貌。而內無信用之實。卒使抱恨以終其身。假令得古之眞儒。元帝能用之耶。然則人主之病。莫大乎柔弱。柔弱而不斷。則左右小人。乘間投隙。變亂是非。君子不得一日安于朝廷之上。此則漢元帝膏肓不治之疾。而非漢無眞儒之所致也。有天下者。尙鑒茲哉。

唐太宗貞觀三年。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尙書。細務屬左右丞。維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臣謂太宗以宰相親細事。則不能助朕求賢。蓋光陰迅速。而精力有限。以有限之精力。而耗于迅速之光陰。用之于細事。則必不能專心于求賢。此必然之理也。近者兩相竝命。庶明勵翼。陛下親灑御札。從右揆之請。使自丞相以下。以及百執事。各勤修職業于本局。寅而入。未而出。誠率勵羣工之要務。然臣區區之意。謂可以革向來百官怠惰苟且之弊耳。若夫爲宰相者。僅了細務于朝堂。而未能同心協慮。助陛下求賢。此乃太宗之所深慮。而未可爲今日喜也。夫以房玄齡、杜如晦。號爲唐賢相。猶且區區于目前之細務。而未能專以求賢爲急。大宗于是以事之小者。使尙書左右丞當之。而大事乃關于僕射。此令一出。爲房

杜者何所辭其責哉甚矣求賢一事至難盡也拘攣者不能越常度輕易者不能精選擇私意多者先親故而後孤寒忌心勝者樂輭熟而妒忠直此求賢之所以難也間有高蹈邱園不屑軒冕者亦當汲汲焉苦心刻意致敬盡禮必欲其爲時一出既得之矣又必度其才能之所堪與其職任之宜稱使犂然當于天下之心然後能收求賢之實效固非曰一人舉而遽用之一人毀而遽棄之也昔周公之爲輔相也執贄而見者以千百計周公不憚吐握之勤以身先天下士故得士爲盛今者晨入堂而出已迫暮其所賓接幾何人哉搜訪不廣則聰明壅招延稍怠則譏議起眞賢恥于自售而求售者多佞人戛戛乎其難也臣望陛下明詔二三大臣不惟退堂之後宜盡求賢不倦之意其會于堂也正當各以所聞所見某人爲賢某人爲才某人宜居某職某人宜任某事開心腹露情愫相與講明問辨以盡其所懷日日如是則一日得一日之人才月月如是則一月得一月之人才廟堂或未能盡識則當進侍從之臣相與開廣而究極之講明既盡則進而告君豈復有衡鑑不審是非易位者哉今之所謂進擬者亦略近此意然規模狹而不廣意向私而未公所以用人雖多而得人甚鮮者正坐此耳舍此不務乃一切諉之曰今世乏才韓愈有言其眞無馬耶其眞不知馬耶臣亦曰其果乏才耶其乏識才者耶願陛下與二三大臣更加之意

唐太宗時魏徵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神色不移上亦爲霽威上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鷂竟死懷中又嘗與王珪語有美人侍側上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爲是耶非耶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

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爲無異于郭公。今此美人。尙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上悅。卽出之。還其親族。

臣聞唐太宗。非不談仁義。親君子。然而緣飾之意多。眞實之誠寡。觀其鷂死懷中也。若有畏憚之心。及其論廬江王妃也。如無忸怩之色。一聞王珪之諫。乃能翻然而改。太宗所以興唐者。賴有此耳。然而未足以語謹獨之學也。陛下天稟精粹。上媲堯舜。所謂過言過行。固已一毫無有。而臣區區愚慮。竊以爲誠之一字。猶有所未盡。夫無矯飾之謂誠。無間斷之謂誠。臨朝則莊。退朝則肆。肆出于眞。而莊由乎強。此矯飾也。可謂誠乎。親賢人儒士則難。親宦官女子則易。難者親之時少。而易者親之時多。此間斷也。可謂誠乎。臣在經筵。嘗對陛下啓問。退朝入宮之後。果何所爲。陛下語臣曰。或觀書。或作字。或覽四方章奏。臣不勝欣喜。以爲陛下果無暇日也。而聞之道路。則謂陛下。猶未免溺于酒色之娛。夫剛制于酒。未見好德如好色。聖經明訓。皎然不誣。陛下何不堅忍力行。勿以無益害有益。乃若左右勢近之人。假公徇私者。尤不可不戒。履霜堅冰。至爲可畏。防微杜漸。所當致謹。陛下語臣。皆正大之論。而退攷其所行。乃有未盡然。其與唐太宗。雖有畏憚之心。而初無忸怩之色者。何以大相過哉。願陛下以堯舜禹湯爲法。兢業戒懼。無時怠荒。則德日進而業日隆矣。有唐之事。又何足云。

唐德宗大歷十四年。以崔祐甫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至德以後。天下用兵。諸將競論功賞。故官爵不能無濫。及永泰以來。天下稍平。而元載、王縉秉政。四方以賄求官者。相屬于門。大者出于載、縉。

小者出于卓英倩等。皆如欲而去。及常衮爲相。思革其弊。杜絕僥倖。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崔祐甫代之。欲收時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道。德宗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爲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愼。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爲然。

臣聞用人之大弊有二。其始皆以善用之。而其流乃至于大不善。不可不察也。何謂大弊有二。或失之寬。或失之嚴。失之嚴者。繩墨太謹。而無翕受兼容之量。失之寬者。規模太廣。而有不避嫌疑之譏。玆二者。俱未能無弊也。常衮爲相。承賄賂公行、官爵冗濫之餘。慮無以振頹綱而挽狂瀾。故矯之以嚴。崔祐甫代之。懲衮之狹隘。而賢智有鬱抑之歎。故復矯之以寬。夫矯之固善矣。其奈嚴者拘而寬者縱。知矯他人之弊。而不知己自墮于一偏之弊。故史之論衮。雖嘉其杜絕僥倖。而又謂其賢愚同滯。則是倖門雖窒。而正路未闢。太嚴之害。固應如是耳。祐甫欲收時望。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一時甯不甚快。然攷其所用。多涉親故。前後相矯。一弊去。一弊生。豈非矯枉太甚之過乎。善哉司馬光之論曰。用人無親疎新故之嫌。惟賢不肖之爲察。又曰。己不置毫髮私意于其間。蓋私者。天下之大蠹也。不避親故之嫌者。固私矣。親故果賢。以嫌而不用者。亦私也。遠嫌畏謗者。固私矣。必待己之所素識而後用之者。亦私也。何者。俱未能克己故也。擇人以代天工。烏有所謂己哉。苟以公爲心。當用則用。當捨則捨。付諸天下。而己何預焉。三代王佐事業遠矣。諸葛亮其庶幾乎。郭攸之、費禕、董允、向寵之徒。森布朝列。一時得人。可謂盛矣。然亮未嘗以己

意而私黜陟也。廖立、李平。用公論斥之。而深足以折服其心。雖遭廢棄。略無怨色。非無私何以能若是。史臣評之曰。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吁。若亮之相業。又豈衰與祐甫之所能及哉。

仁宗皇祐元年。以知青州富弼。爲禮部侍郎。初河北大水。流民入京東者。不可勝數。弼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及流民將復其業。又各以遠近受糧。凡活五十餘萬人。上聞之。遣使慰勞。就遷其秩。弼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飢民聚爲疾疫。及相蹈藉死。或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弼所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法。

臣竊謂區處流民之策。惟富弼之法。最爲簡要。所謂簡要之策。惟曰。散處其民于下。而總提其綱于上而已。竊聞金陵諸邑。流民羣聚。皆來自淮西。荷戈持刃。白晝肆掠。動輒殺傷。沿江出兵驅之。其在句容之境者。軼入金壇。若宣城。若池陽。若當塗。所在蟻聚。剽刦成風。逃亡之卒。皆入其黨。江南姦民。率多附和。目前勢已若此。冬杪春初。日月尚長。蔓延不已。各將潰裂四出。不可收拾。臣愚欲乞朝廷。行下督府。及諸閫。與凡安撫總漕諸司。作急措置。自一路而推之諸路。由諸路而推之諸郡。每處流民。隨所在分之。凡贍養之費。惟分則易供。居止之地。惟分則易足。此非臣之臆說也。弼擇所部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又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弼之所作。可謂委曲詳盡矣。今日果能推

行此策。非但勸民出粟而已。或撥上供之數。或撥樁管之錢。或乞科降。則上下當相親如一家。或請團結。則彼此當聯絡爲一體。而所謂團結者。又不止一途而已。能勞苦者庸其力。有伎藝者食其業。其間有爲士者。則散于庠序。爲商者。則使之貿遷。心有所繫。而姦無所萌。此皆分之說也。分之愈多。則養之愈易。而其要在督府制閫。以及總漕諸司。爲之領袖而已。是故民貴乎分。而權貴乎合。所謂散處其民。而總提其綱者。正謂此也。臣願朝廷備降富弼施行。便長吏任責。一如青州故事。流民幸甚。宗社幸甚。

元祐元年。司馬光言。朝廷詔近臣。舉可任監司者。待其不職。亦可并坐舉者。呂公著曰。亦須執政審擇。光曰。自來執政。只于舉到人中。取其所善者用之。韓維曰。今不先審察。待其不職。而後罰之。甚失理義。公著曰。除用多失。亦由限以資格。維又言。光持資格太謹。光言資格豈可少。維曰。資格但可施于敍遷。若升擢人才。豈可拘資格。

臣聞國朝之置監司。深得漢元封置部刺史之意。劉安世嘗極論之。以爲秩低而權重。秩低則其人激昂自進。權重則得行其志。此良法也。祖宗盛時。中外乂安。州縣奉法。田里無事。實由監司得人之故。稱爲青齊福星者。不特鮮于侁一人而已。蓋監司與他官不同。天下郡縣之吏。朝廷除授。豈得人人而察之。寄按察之權於監司。是擇監司者。所以擇天下之守令也。臣久在外服。粗嘗諳歷。大率監司之選。必清威有時望。而後足以激儒習。必強敏有風力。而後足以糾官邪。必曉練有精神。而後足以察奸弊。此等人才。眞未易多得。欲諸路監司。俱得若人。必不拘資格而後可。臣於呂公著韓維之語。實深有感焉。以元祐盛時。可

謂賢才彙征之會。而監司之任。尙有除用多失之憂。何哉。蓋懲王安石用資淺之人專以資格爲重故也。司馬光之言曰。安石執政。始置提舉常平官。又增轉運副使判官。皆選資淺輕俊之士爲之。夫安石專用輕俊之士。固不可。苟有持重知大體。聰明識時務。而資格未至者。可坐視民生之愁困。世道之陵夷。而不亟選用之乎。維之言曰。資格但可施於敍遷。若升擇人才。豈可拘資格。斯至論也。今日楮輕物貴。役重賦煩。兵驕民窮。寇盜間作。求治之要。莫切於擇監司。而擇監司之要。不當專限以資格。漢部刺史以秩低而取之。正以此耳。今眞才實能。每有拘閡而不獲用。乃甘心取夫輭熟苟且者。而責之以攬轡澄淸之舉。則宜其廢職而害民也。臣願陛下深思祖宗置監司之意。玩繹呂公著韓維之言。明詔大臣。妙選賢明監司。勿盡限以資格。使之分布諸路。以振紀綱。以銷禍亂。不勝幸甚。

蒙齋集卷二

奏疏

正字上殿劄子

臣猥以庸愚。誤蒙親擢。今茲召對。獲覲清光。臣竊惟陛下。聖德淵靜。默與天契。念慮純一。上與天通。自臨御以至于今。凡幾更變故矣。而隨卽消弭。轉危爲安。人以爲天數之適然。而不知皆聖德格天之功。近者殘寇首開兵端。我師旣出。寇兵旋退。人以爲羣臣禦侮之力。而不知皆天佑皇家之驗。夫以陛下積平日畏天之誠。而天心又有啓佑陛下之實。固宜休祥畢至。災異盡除。而今乃陰陽未調。旱魃爲虐。不亦深可懼歟。甚矣君天下者。不可一日而無懼心也。懼心常存。則妖不勝德。懼心或亡。則德不勝妖。陛下如欲因天戒而回天心。變亢陽而致甘澤。其道亦無他。惟當卽陛下畏天之素心。愈加警懼而已。天理流行。隨寓著見。善格天者。要必事事知懼。何也。賢才之用舍。關天心之向背。今也。端良者斥。諂諛者用。盡言者罰。蒙蔽者賞。邪正易位。白黑不分。杜忠良敢諫之門。孤上天生賢之意。是可懼也。民生之安危。判天命之去留。今也。兵戈旣興。暴露日久。餽餉不繼。斂將及民。根本一虛。則岌岌焉有蕭牆之憂。國祚俯短。實決于此。是可懼也。廣謀從衆。乃合天心。今也。陛下深居高拱。未盡下情。羣臣奉行簿書。罕接輿議。獨運密謀之意勝。而虛心諮訪之意微。將恐天下迫切之情。無由上聞。是可懼也。君臣一德。克享天心。今也。一人憂勤于上。

而羣臣逸豫于下。外患未弭。內患方深。而熙熙焉無異平時。自謂雅量足以鎮浮。而不知宴安乃爲鴆毒。是可懼也。法天行健。是謂君德。今也。陛下恭儉有餘。而剛斷不足。庸夫憸人。苟求富貴。而未聞大明黜陟。以警動衆心。將帥交結。而軍旅之政壞。州郡賄賂。而廉節之風衰。此皆自貴近者化之。不改其源。流弊愈熾。是可懼也。夫此五可懼者。特舉其大端耳。其他禍幾亂萌。不可悉數。其將何以答天譴。召和氣哉。臣故曰。惟當卽陛下畏天之素心。愈加戒懼而已。且臣聞之。上有戒懼之君。則下無可懼之事。懼心不存于我。則彼之大可懼者始見。此必然之理也。陛下誠能繼今以始。惕然內省。知畏天一念。乃我之所固有。初無俟乎外求。自方寸之淸明。而推之于朝廷之淸明。由宮闈之謹肅。而達之于政令之謹肅。昭公道以破私意之扃鐍。擢正人以鍼邪說之膏肓。陛下以見率先于上。而股肱大臣。又能公聽並觀。畢志竭忠。以體君上之心。耳目之官。喉舌之司。亦皆博采公論。盡吐忠赤。以掃積年之弊。下至羣工百執事。無不精白一心。公爾忘私。以赴國家之急。將見天意回于上。災變弭于下。豈徒自治吾國而已。雖坐制外夷可也。何足懼哉。不然。精神移爲怠昏。剛強銷爲柔懦。君臣上下。一不知懼。而可懼之事衆矣。治亂存亡之勢。其本在此。惟陛下留神省察。取進止。

入對劄子（案宋史本傳。由建康判官授祕書省正字。此劄追述金陵亦爲正字時所上。）

臣竊惟事君之義。知無不言。臣劾官金陵。兩淮之事。接于見聞者。敢爲陛下略言之。國家平日以禮義待士大夫。固望其有仗節死義之風。以恩意撫將帥。固望其有捐軀報國之忠。以民之膏血。豢養官兵。固望

其爲一旦緩急之用。而以臣愚見。乃無一足仗者。此甚可痛心也。近年以來。兩淮城壁。大略具矣。而守邊之臣。務以其說相勝。前者以版築策勳。自支郡而易鎭大邦矣。後者欲新其說。則必言浚濠之利。前者以山城不可移治。遷之他郡。而且罷黜矣。後者欲變其說。則必言移治之便。方敵未犯淮。知朝廷意在安靜。則爭進安靜之說。及敵入寇。知朝廷意在振作。則競以振作爲言。此其意但知迎合取寵。而曷嘗以宗社生靈爲念。一朝有變。其能盡忠竭節。爲國死守哉。是士大夫不足仗也。將帥之臣。稍知徇國。而能與士卒同甘苦者。亦豈無人。然大率得軍士之心者少。而斂軍士之怨者多。僨帥之風。蓋有年矣。託營運之名。行朘削之實。軍伍之中。怨氣滿腹。威足以鉗其口。而實不足以服其心。至于偏裨。稍有寸長。專務抑遏。不使自申。疾之甚于仇讎。防之過于寇敵。非但御下爲然。而諸帥之自相與者亦然。以勢相軋。以計相傾。有請于朝。則迭爲矛盾。脫遇緩急。則不復救援。師克在和。古有明訓。今乃不相輯睦。一至于此。何以辦大事立大功哉。是將帥不足仗也。國家財力。盡耗于餉軍。而官軍之不可用。無愚智皆知之。開禧丙寅之事。棄甲曳兵而走者。皆平日厚廩于縣官者也。其間稍以立功自見。及控扼關隘之人。大抵皆義勇民兵。萬弩手雄淮敢死諸軍耳。近者調兵分屯。遣將四出。而卻敵兵于中渡者。乃強勇軍之桀黠者也。戎帥恥己不如。力加沮毀。且有節制民兵之請。幸賴朝廷堅執弗從。又欲自招土豪。助己聲勢。不知素養官軍。將以何爲。是軍士不足仗也。此三者。皆國家腹心爪牙之用。而無一足倚仗者。方且上下相蒙。以言爲諱。國將奈何哉。夫欲救三弊。必有三策。一曰。嚴帥守之選。二曰。併大軍之權。三曰。興屯田之利。所謂嚴帥守之選者。牧

養之責。乃其職分。而今日事宜。軍旅爲急。宜擇智略過人。曉暢軍事。赤心體國。不敢爲欺者。假以事權。寬其財賦。委以軍政。責以訓練。仍俾久任。毋復數易。其有職事修明者。增秩賜金。以激勵其志。而不然者。責罰隨之。能否甄別。則士大夫爭于効忠矣。所謂併大軍之權者。沿江軍帥。其習于行陣。忠勇可用者。宜使守極邊。以展盡所長。其雖有小材。不足倚信者。宜以漸汰去。毋徒爲姑息。統兵之政。攝官掌之。殺其權而損其威。行之漸久。舉官軍而併隸于帥守。無掊克之害。無忌嫉之私。士氣頓蘇。軍心悅服。而將帥之弊。不復爲國家之蠹矣。所謂興屯田之利者。官軍既不足用。則當以民守淮。欲民自食其力。則當以田給民。論者皆謂兩淮。在官之田少。豪戶之田多。不知田雖在民。力不足耕。黃茅白葦。極目無際。官司若議田租之入。彼憚于輸租。而輕于棄田。則皆官田也。然後隨其多寡。量以給民。而助其耕種之資。將見屯田之利興。塞下之粟多。民兵之食足。而轉餉之費省矣。此皆今日至急至切之務。而三策之中。其處戎帥、行屯田、二事。節目甚多。宜從朝廷行□□置司。詳加條陳。亟以上聞。勿事虛名。務求實用。誠理內禦外之良圖也。臣書生妄論。當世利病。發于忠誠。不能自已。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輪對劄子（案）本傳。由正字遷校書郎後。上此劄。

臣淺陋書生。充員冊府。幸叨賜對。再覲淸光。此時不言。豈惟有負私心。亦且有負陛下。請罄愚衷而畢陳之。臣聞朝廷諱言邊事。非國家之福也。士大夫敢言邊事。實國家之幸也。雖然。邊事外也。敢言外事。而不敢言內事。亦豈國家所望于臣子者哉。凡今之言邊事者。不過曰。將未擇。兵未練。財未豐。爾識大體者。又

不過曰規模未立。血脈未通爾。獨不思是數端者。其病不在外而在內。不在四肢而在腹心。曷謂腹心之疾。規模未立。偷安者撓之也。血脈未通。壅蔽者隔之也。將帥未擇。忌嫉者沮之也。兵財未治。欺誕者壞之也。陛下端居深宮。不能盡知邊事。則必委諸二三大臣。大臣一耳目之聰明。亦不能盡知邊事。則必有諮訪之人。朝夕相親之素。或得以密窺其機。優柔浸潤之久。或得以巧中其意。玩視變故。動輒揺摩。事雖迫切。偷安之說。先入爲主。漸啓荒怠之習。而國勢日微。稍厭忠直之臣。而人才日靡。規模若此。自謀不給。何暇謀人。陛下儻慨然覺悟。痛懲前失。庶幾偷安者。無所售其說矣。邊塵一起。事變萬端。自非大開樂告之門。何以翕受羣言之入。今則猜防已甚。情愫難孚。邊境之間。妄意揺度。以爲朝廷之上。眞僞不分。締交先容者。有所奏陳。則虛事類指爲實。孤立寡援者。或有控請。則實事亦指爲虛。夫朝廷固未必盡然。而疑似則亦有可議。比者蜀事初若可駭。旋以奏報失實。斥免帥守漕臣。自此相戒言蜀事者少矣。臣得之傳聞。方敵人徙汴之始。倉皇奔逸。可謂無措。而上下之間。相與辨論。輸寫眞情。有言畢達。敵以鼠伏鳥竄之餘。尙有博謀並采之意。我以朝廷淸明之際。乃自貽上下間隔之憂。此微臣所以痛心也。陛下儻大明公道。則壅蔽者。無所容其姦矣。擇一大帥。謀一邊守。採諸輿議。未必乏才。而必取夫平居親倚者。左右薦導之人。蓋曰。如是而後始可信任耳。不知至誠許國者。無不可信。而平居親倚者。未必眞可信也。抱負奇偉者。無不可任。而左右薦導者。未必眞可任也。謹護風寒之地。蓋有舉朝明知用非其人。而莫肯爲陛下一言者。姦雄竊窺。有輕我心。敵人聞之。謂中國何至于夙負物望。可當方面者。往往忌嫉之說。牢不可破。雖陛下

亦惑之矣。臣不知爲國擇人。何苦沮抑忠賢。以快忌嫉者之私乎。足食足兵。有國所重。經理圖維。夫豈無策。今陛下未有弭兵之期。而先有厭兵之心。好用言利之人。而實無理財之術。自有厭兵之心。先主于胸中。是以羣下之言。紛然而迎合。外飾虛名。而內有排正論之實。陽言守禦。而陰蓄主和議之心。茲不謂之欺誕可乎。戎帥交賄。非無明禁。與其懲賄賂之姦。不若杜其所從入之門。州郡苞苴。非無明禁。與其革苞苴之弊。不若淸其所從來之原。今不務爲此。而曰。求生財之策。由是括常平之積。取州郡之贏。曰吾將以供軍也。竭彼盈此。有同兒戲。不謂之欺誕可乎。臣是以妄論。今日之病。雖蔓延于外。而實根本于內。欲鋤其蔓。當除其根。偸安之根不去。則規模終不可立。壅蔽之根不去。則血脈終不可通。忌嫉之根不去。則將帥終不可擇。欺誕之根不去。則兵財終不可治。此斷斷不易之理也。陛下何不超然遠覽深思。內憂有甚外患。而日夜講求消弭之方乎。我祖宗之御天下也。政事委于中書。可謂專矣。然必擇公忠鯁切。風采著聞者。使爲臺諫。必擇端亮守正。敢于論駁者。使爲給舍。天下之事。有利有害。羣臣之衆。有正有邪。所當彈者。臺諫得以公彈之。所當駁者。給舍得以公駁之。此祖宗戢官邪肅朝綱之大本也。今日誠體祖宗之意以行之。俾任是職者。不捨大而論細。不避難而言易。紀綱旣正。百官承休。豈復有爲偸安。爲壅蔽。爲忌嫉。爲欺誕。以惑吾之聽者哉。唐太宗英主也。魏徵進諫。且曰。兼聽則明。偏聽則闇。甚矣聽之易偏。而邪之易以害正也。臣願陛下垂兼聽之美。戒偏聽之私。充元氣以禦外邪。正內治以安邊境。國勢日張。基圖日固。以綿我宋億萬年無疆之休。實天下幸甚。

知徽州奏便民五事狀

臣一介庸虛。寸長蔑有。濫膺臨遣。承乏新安。良由聖朝選拔之公。但愧微臣叨逾之過。欲求報塞。罔憚勤勞。條更一朞。合條五事。學不足以窺體統。識不足以達事宜。惟以便民爲心。斯乃守臣之職。臣昨塵班列。獲覲清光。思欲少裨聖聰。嘗獻仁之一說。卽蒙俞允。且賜褒嘉。況今圖爲保障。深戒繭絲。施行于本州者。旣以仁爲先。奏陳于陛下者。宜以仁爲急。條目雖異。綱領則同。惟欲實惠及民而已。伏乞睿慈。特加開納。豈特愚臣之幸。實一州百姓之幸。

一臣仰惟陛下。軫民疾苦。切于體膚。拯民塗炭。急于焚溺。所以迂續民命。護養國脈。爲億萬年無窮之基。可謂至深且長矣。臣竊見近者。朝廷行下本州及監司。原申休寧縣體究賦稅事。亟頒俞音。多所蠲減。皇乎休哉。湛恩汪濊。罔間遐邇。臣濫綰郡符。日與擊壤之民。歡欣感戴。臣伏覩戶部看詳之辭。洞見州縣情狀。破其私意。示以大公。其言曰。閱繹所申。則惟供上窠名。裁削不靳。若乃留州送使項目。責辦如初。是特爲私己逭責之謀。似非有體國恤民之念。今準看詳之旨。盍疏均一之恩。於是不特將上供數目。量行減放。併將州郡所得自用者。亦行蠲除。臣捧誦至此。竦然歎服。以爲聖朝主張公道。勤恤民隱如此。蕞爾小郡。雖甚迫蹙。何敢不宣明德音。推廣仁聞。已卽備錄聖旨。張榜通衢。令深山窮谷之民。皆戶知之。甚盛舉也。抑臣又思之。徽有六邑。俱號饉湯。婺源休甯。最當沸處。今休寧則被惠矣。其獨遺婺源乎。況婺源介乎萬山五嶺之中。邑最壯。民最獷。而財計最耗。較之休寧。殆又甚焉。吏部出闕。畏卻莫前。縣佐攝官。苟求免過。指正稅以解別色。那新錢以掩舊逋。措置旣無他策。豫借是爲良

謀。纔一二年。不知幾萬。豪家富室。憑氣勢而不輸官租。下戶貧民。畏追呼而重子產稅。加以連歲不值豐登。兼又屢遭回祿。學舍庫務。幾無孑遺。井里市廛。莽爲瓦礫。挈此蕭條之邑。畀諸新辟之官。補綻支傾。忘寢廢食。極疲勞而不憚。如醉夢之方醒。則夫蠲減之恩。豈可斯須少緩。雖然蠲減誠是也。祈哀於公上。屯膏於本州。則是猶未能克己私也。己私未克。自立藩籬。是先以婺源休寧爲二也。而欲朝廷視爲一體。其可得乎。臣今所謂。一以休寧爲準。於本州雖有損。於朝廷則甚易從。苟可利民。臣何愛焉。尋常州郡得用之錢。往往從來視爲己物。但知厭足其所欲。誰肯瘠己以肥人。弊俗既成。痼疾難療。在州之可蠲者。既不忍決舍。在上之當除者。亦不敢申明。由其封閉吝嗇之私。執而不通。致使周流霖霈之澤。格而不下。臣之愚陋。他無寸長。獨於公私義利之間。粗知從違取舍之決。矧州縣事同一體。財賦自合通融。今欲稍寬縣道。豈可專撓朝廷。須先從本州除靳惜之私。又乞朝廷減無名之斂。然後凋瘵之邑。始獲少蘇。臣已將十六年婺源拖下紬絹一萬七千餘匹。茶租折帛錢一萬五千餘貫。月樁板式錢六千餘貫。應是婺源積逋一切權行住催。本州撙節浮費。代爲收簇起綱。惟是罄空自撰之賦。皆係上供。及總所色目額錢太重。虐害細民。既非本州所可自專。必欲朝廷特與減放。向使無例可攀。尚欲力行陳乞。況有休寧近例。婺源事體一般。俱從朝廷明降指揮。並係監司差官講究。休寧既先減放。亦合例及婺源。庶幾可以解倒垂之急矣。所以條具婺源減放事件。臣今已申監司。公共保明。同銜申取指揮。懷不能已。豫此控陳。伏望聖慈采納施行。

一臣竊證本州。起發上供絹綱。屢年以來。左帑卻回數多。臣到官之始。積下前政數目。動踰萬

計。督促諸邑。晝夜不停。追逮榜笞。紛然四出。又緣向來官吏。巧行改移。雖有人戶姓名。往往皆非元物。今卻而歸之縣。縣果何策乎。惟有重虐吾民耳。臣每執筆行移。甚有慙色。上下壅塞。無由疏通。左帑嚴爲限期。急如星火。本州懼無可解。凜若淵冰。臣區區愚慮。深恐今歲萬匹。來歲倍之。不三五年。積至數萬。百姓受害。無有已時。于是與民圖新。多方曉諭。皆令加意織造。可保全綱。盡收。臣粗取信于民。民亦遵從其約。臣又攷究自來攬戶之弊。其受于稅戶也。則昂其價。及買諸機戶也。則損其直。以紕疎難售之絹。乘綱運正急之時。官雖明知其奸。每每陰墮其術。又專揀等輩。相爲表裏。弊倖多端。民戶不堪誅求。耗用何所從出。不過減絲縷之費。移以塞無厭之需。由是眞僞混淆。輻輳交集。名虧稅戶。實則虧官。無怪乎左帑之見卻也。臣痛懲此弊。而一洗之。凡攬戶盡行罷去。專揀悉皆改差。所收人戶入納之錢。僅及則例。應于市利糜費之用。不取分毫。常時所以多取者。蓋緣無以飽衆人漁獵之欲耳。臣今既剔其蠹。復澄其源。隸役官場之人。並支日食之費。在官之所耗者少。在民之所利者多。又人戶歲輸。全憑朱鈔。卽時給付。略無淹留。微臣不敢憚勞。官吏亦知宣力。稍有欺弊。斷在不容。民皆曰。向也官場邀阻。乞覓之弊。今皆無此患矣。絹雖有加于前。人自爭先而納。未嘗輕用一箠。亦不妄追一人。諸縣間有過苛。本州力行禁約。徧散手牓。具述臣心。萬目觀瞻。豈容欺紿。雖然。察州民之意。亦有隱忍而不敢言者。夫使民至于不敢言。臣獨不愧于心乎。何則。本州素不產絹。大非昇宣之比。攷諸新安志。國初歙絹。止重數兩。其後不能盡遵此制。然令甲所載。江東一路。稅絹共重十二兩。獨歙州以咸平二年特旨。只以十兩爲定。併下庫務。不得退剝。每匹折

七百三十一錢。至紹興十八年。戶部符。每匹估價二貫足。乾道三年。詔以守臣納絹擾民。鐫秩罷之。諭辭曰。不念繭絲之闕。靡思杼軸之空。大哉王言。爲萬世法。其後議者又奏以爲戶部退剝徽絹。屢行禁戢。深惟列聖之至意。顧豈愚臣之能知。然觀加意于徽民。乃見夫周道之如砥。蓋田稅既重。則物帛當輕。立法公平。所宜世守。豈虞傳流之既久。反謂寬大爲不然。漸欲求詳。寖非初意。今來所納稅絹。精好委勝常年。雖圖逭責于目前。安知可保于他日。竊慮向後繼之者。未必盡革兩場乞取之弊。亦未必貼賠專揀日食之費。又未必按時給鈔。無頃刻停留之患。而徒使徽民入納精好之物。則作俑乃自臣始。臣之所謂百姓隱忍而不敢言者此也。臣因今歲夏旱。禱祈上天。有曰。咎實在臣。民則何罪。臣對天而發此言。今又對朝廷而啓此奏。則夫軫恤徽民。其容可緩。伏望朝廷。證咸平、紹興、乾道節次寬恤指揮。每匹只以十兩爲定。仍證舊例。行下庫藏。如及上項兩數。特免退剝。退剝既免。則全綱盡納。異時既無卻回之患。徽民遂有蘇醒之期。祖宗舊風。今日復見。顧不休哉。且臣之所請者。十兩之例。退剝之禁。皆聖旨也。旨由朝廷而頒。顧可由朝廷而廢乎。況臣非爲已計。乃爲後圖。若今年所起絹綱。多是臣手自揀。委可堪充入納。斷無退剝之虞。萬一有之。皆係佳物。民將樂受。又何患焉。欲望聖慈。察臣出于公心。徑下所屬檢舉。非但使徽民受無窮之賜。亦見聖朝。取法祖宗。愛養基本之厚意。若朝廷更欲審訂。卽乞行下本路監司。令取索新安志。及節次指揮。保明申奏施行。

一臣聞常平義倉之儲。所以備凶荒也。平居爲有用之備。則臨事無缺用之憂。今乃不然。有儲蓄之名。無儲蓄之實。臣歲在己卯。贅貳雪川。本州常平義倉。正隸本廳掌管。閱視簿

籍米纔數百斛錢纔數百緡而已臣爲之大駭一州倉儲民命所係空竭如此緩急奈何及夷攷其故乃知本州秋苗歲入止盈五萬正苗既已甚少義倉自應不多其常平坊場等錢率以敗闕爲說艱于催促所入微矣而支用何其夥也若胥吏若軍兵若散從直月廩之數取諸常平使其盡出于公固未甚害其間托名差使輒敢旁緣兌支倅廳自開倅門州郡亦復援例其餘官屬皆有干求由是紛然不勝其衆蓄積本無幾也濫費其可堪乎臣既知其弊遂絕其根率之以身一毫無妄上而州郡下而同官盡裁以公靡容私請日積月累所蓄漸豐始焉僅四百緡今也乃踰萬緡幾二十倍于前矣秩滿之日上之倉司故案可覆也臣因此思之使天下諸郡遲之一兩歲之久皆有三十倍之多何積貯之足憂何水旱之足慮但今之居官者苟求塞責不務恤民常平使者歲歲差官州縣寮屬時時覆覈或以虛爲實或指東爲西上下交欺莫此爲甚安在其爲儲蓄之實乎臣試郡來此首以是爲先但本州土瘠民貧賦煩役重每遇冬春之際或逢霖雨之餘穀價稍增民食稍缺則官開倉廩亟濟貧民蓋不待凶年饑歲流離餓莩然後爲濟糶之舉也故民之所以望于官者甚重而官之所以塞其望者甚難萬口嗷嗷日冀發廩猶賴常平之外又有平糶一倉主于漕臺隸于本郡每欲告急即行飛申臣到任以來請之屢矣今歲夏無梅潦民戶多以旱聞其所望于官司尤非平日之比也略計六邑之內婺源祁門黟縣雨頗霑足民皆歡呼若歙若休寧若績溪仲秋以後始獲甘霖旱禾已不及時中晚庶幾可望臣之愚衷謂除得熟縣分外其旱歉諸鄉若不亟拯困窮將見立塡溝壑爲民父母當若之何所合將常平義倉儲蓄之米多行賑糶民方倒

垂庶可寬釋本州痛節浮費趲促贏餘選委官寮置局收掌于兩浙豐稔之邦收糴以償元數官無所耗而民得所利直至來春可以接食且散且補循環不窮信乎兩全之策矣若目擊民饑積而不散豈不大失置倉之本意若輕于捐廩知散而不知補又何以爲國家異時之永圖臣麤知體國之心行愛民之政既申給散之請必爲可補之圖非敢徒事空言而已也若夫輕關市之征寬租賦之入權勸分之宜凡可以救荒者臣皆勉而爲之惟夫常平一事非臣之所得專所乞從朝廷行下轉運常平兩司勿拘常程多命濟糶下可以副一州徯望之意上可以廣聖朝矜恤之仁伏惟睿慈果斷而亟行之不勝大幸　一臣證得本州僻處萬山之間最畏水旱晴稍久則農田已憂枯槁雨稍多則山水便見橫流里諺云三日天晴來報旱一聲雷發便撑船言其易盈易涸之甚也故此州農田多藉水利因溪堰水者謂之堨鑿田蓄水者謂之塘興工雖難爲利則廣修治不輟灌溉甚多彌望數百頃之禾惟資一塘堨之澤臣嘗詢之長老一一具能言之奈何計近而忘久者乃人之常情趨省而憚費者亦民之通患本州地少下濕滿目皆是高田訪聞舊年嘗憂夏旱偶值數載之內率多霖潦之時小民玩習目前以爲歲歲如此不思及時瀦水專望雨降自天彼豈不知天時之難必哉蓋修築塘堨爲費不貲徽民素貧惜錢如命苟可僥倖得省遽謂卒歲無憂其愚亦甚矣臣因今年季夏雨澤愆期日夜禱祠靡所不至痛心疾首無地自容因思水利有儲何至煎熬若是雖然水利之廢罪不專在民也向來官司施行以塘堨爲大事上而常平使者提其要下而州縣佐令任其詳每遇農隙之時舉行檢視之令縣具圖籍來上于州命官僚躬行阡陌建土

埒牌。以爲標識。集大小保。以定戶名。某堨與修。某塘湮塞。衆目共見。不可厚誣。然後因其廢興。稍加懲勸。官既以是爲急。民亦孰敢弗勤。數年以來。恬不加察。問其主名。則含糊難攷。按其故籍。則散漫罕存。苟且如斯。可爲太息。然而墜典未久。舊例可尋。欲乞朝廷下之倉司。倉司下之郡佐。時時督促。處處舉行。若縣道視爲常程。保甲不加檢舉。別委官屬。察探以聞。慢令之人。必罰無赦。如此則水利常足。農田無虞。抑臣又嘗以所聞質之鄉俗。皆言堨不可增。塘尚可益。但開塘費重。難以責民。莫若刷在官之田。或買民家之產。多興陂塘之利。用濟無力之家。官吏爲之防閑。歲時加之濬治。或遇旱涸。放令流通。誠大惠也。臣偶閱故牘。見曩年績溪知縣王柟買田一百五十餘畝。開塘六十八所。夫縣尚能爲。何以州反不能爲乎。伏望朝廷采臣所奏。行下本路常平司。盡刷沒官田產。以充開塘之用。臣亦當節縮浮費。以助興修之工。後人繼之。有志民事。又將陸續。必可有成。于朝廷無分毫費用之憂。于民間有世世無窮之利。顧不韙歟。惟聖慈開納幸甚。

一臣竊證本州。從來多有火災。雖間出于意慮之所不及。然由人事有所未盡。臣自到官以來。首以是爲急務。嚴保甲圖籍。則擇防虞官正副八人。皆鄉之所推重者。總之。修四隅火備。則官多置器用。且令各自爲備。而日命兵隅官察之。（案）兵隅官三字可疑。或以兵官監視四隅。因創此名。或即上文防虞官之訛。無別本可校。今仍原文。置潛火軍卒。則籍定姓名。每旬番上。且給官錢犒之。凡此特瑣瑣常行者耳。惟是依山爲郡。號爲產木之鄉。未聞邃宇高堂。盡是竹籬茅舍。融風一扇。煨燼無餘。雖屢挺災。莫知改轍。臣曲加曉譬。幸其樂從。然慮貧弱之徒。不堪營造之費。官給錢本。鳩集陶工。開其借貸之門。寬其責償之限。今則棟甍相接。氣象一新。似可弭患。

于未形。豈徒救災于已著。雖然。猶未也。有所謂至大至急之務。衆人皆以爲不可緩者。惟魚梁乎。此梁面挹紫陽山。陰陽家曰。山之在前者。既有崔嵬崒嵂之勢。則水之映山者。當有淵渟演迤之形。清輝相含。則鬱攸退避。雖一家之學。不足深泥。然五行之理。亦信有之。向來草創之初。未遑經久之慮。捍以柵木。壅以囊沙。偶值久晴。猶云可也。霖雨暴漲。聲吼如雷。溪流激湍。勢疾如箭。則蕩然一空矣。臣去歲捐金錢。因舊址重加修葺。頗勝曩時。綠波接天。澄然無際。使常如此。寧非大利。但隄防不固。水勢易陵。終非永永之計。臣愚以爲若欲久而勿壞。莫若以石爲之。夫石之勝于木也。人人共曉。特不肯爲耳。一二年來。有官守者。率多苟且。卷官帑以資私藏。累巨萬而未厭。爲公家而作好事。拔一毛亦不爲。豈但石梁一事哉。臣鄙陋不善生財。粗知節用。今來痛減浮費。趲到錢一萬五千緡。見今計度工役。鑿山取石。俟冬間水落之後。方可漸次舉行。難者曰。歲非豐稔。小民嗷嗷。冬春之交。正宜賑恤。奈何興此役以困民。臣應之曰。是乃所以救民也。獨不觀范仲淹之治杭乎。皇祐間。吳中大饑。殍殣枕路。仲淹以爲歉歲工價至賤。乃令佛廬興土木之役。又新倉廒吏舍。民之仰食于公私者。日數萬人。監司劾之。仲淹自陳興造之由。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惟杭民無一流徙。前輩講之熟矣。今及小歉之時。興石梁之役。既可以濟貧民于目前。又可以貽利澤于悠久。誠一舉而兩得也。又何憚而不爲乎。伏乞聖慈。允臣所奏施行。

蒙齋集卷三

奏疏

知衢州事奏便民五事狀

臣準令監司守臣到任及半年以上具民間的實利病及邊防事件以聞臣一介疎庸蒙恩假守寸長蔑有下攷將書仰遵成憲合陳五事臣不敢泛舉不切之務亦不敢冒貢出位之言謹以本州實事條畫具奏伏望聖慈特賜睿覽如或可採即乞頒降指揮施行須至奏聞者一臣近者恭覩陛下親灑金畫以興教化新士風爲急以涵養未充薰陶或闕爲憂申飭中外俾加訓迪猗歟休哉可謂深明治道之先務矣臣所領此州本號多士年來教官失職學無宗師廉恥道喪士習日卑夫上有緝熙問學之君而下無明師碩儒以推廣德意將恐訓辭雖切教化弗興天理民彝益就湮晦臣甚懼焉深惟挽回風俗之趨莫若尊禮譽望之士乃招致鄉曲名流賴其表倡遴選前廊職事助其訓誘朔講之外立爲旬講擇通經者敷繹義訓臣躬率郡寮入學以聽又以廩給素薄衿佩蕭疎遂那撥郡帑及議歲捐緡錢一千補助贍養以至先聖廟貌諸生齋室稍復加葺煥然一新由是學舍之教養稍備會新教授葉汝明之來臣力告以教導之方且勉其辰入酉歸不離直舍躬率以正則觀感易孚講論無倦則義理日新以至研究訓詁之纖悉攷驗誦習之勤惰孳孳勉勉不敢曠廢又念固窮之難所當深體其有假館于外者既俾入學則每

月致餽。以代束脩之資。其有課業精進者。欲示激勵。則不時旌賞。以爲衆士之勸。凡此所費。皆自郡出。不爲學舍之累。其區處可謂備矣。而臣區區之志。則不以是爲足。蓋興教化者。不當僅止于革面。善士習者。必當開明其本心。降衷之良。秉彝之懿。凡民莫不皆然。況名之爲士。乃不知孝弟本良能。忠信非外鑠。甘于習俗之卑陋。蔽其道心之光明。縱由科舉以進身。莫識事君之大義。國家果何賴于若人哉。臣雖迂愚。頗自信其本心。每造學宮。與諸生講明此道。庶幾士心興起。道化流行。不負聖朝作成之意。如陛下以臣言爲可採。欲乞朝廷行下諸路提舉司。俾風示諸郡。凡職在訓導者。勿以聖訓爲空言。必求興學之實政。將見四方士風。翕然丕變。所有本州。每歲助養士千緡。乞朝省劄下。以憑遵守。不但一時之利。可爲永久之規。臣不勝幸甚。

一臣竊謂保甲之法。所以聯屬鄉井。親比人民。深得古者比閭族黨相助之遺意。近年以來。有保甲之名。而無綱維之實。居雖比鄰。心實胡越。是無怪民心之渙散。習俗之澆漓也。臣攷之此郡。保甲素具。案牘並存。姑以州城之內言之。分爲十寨。統以寨官。立法非不詳盡。然而上下之間。視爲虛名。不究事實。歲月既久。多復弛廢。臣近因講行火政。嘗會僚屬集于公所。相與商訂。咸謂若欲聯比有法。豈可統率無人。遂稽鄉評。擇衆所推服者。請充鄉官。俾之領袖。每寨或三四人。或五六人。視鄉界之廣狹。以爲人數之多寡。區畫既定。衆論皆以爲允。但糾率鄉井。本是難事。有整齊法制之術。當有激勵人心之具。譬猶善養身者。欲肢體之強于外。則必有精神以運于內。整齊法制之術。猶人之有肢體也。激勵人心之具。猶身之有精神也。攷諸周官所載。月吉則屬民讀法。或書其德行道藝。或書其孝弟睦婣任恤。今略

倣是意置簿一面名曰鄉記。閭里之內凡爲善之實卓然有可稱者鄰保推舉鄉官保明直書其事聞之于州本州驗實書之于記凡不美之事如賭博鬬毆殺傷盜賊之類官司隨時參照見得界內戒謹寧謐並無違犯亦書之記每遇月終通攷所書以觀鄉官勸率之實有善而無惡者爲上雖無善而亦無不善者次之凡此二等眞可褒嘉本州別行措置官錢另項樁管名曰厚俗庫于內支錢益以公醞旌賞爲善之家仍致鄉官之餽庶使人心觀感轉相勸勉風俗可以漸化臣冒昧試郡愧無善狀以淑是邦每于聽訟之際見有好貨忘義恃勇輕生違法悖理之事未嘗不爲之惕然恐懼早夜以思何以風動斯人惟有旌善可使不善者知恥人心本無惡天理不終泯感發轉移之機至不可忽也臣愚不敢妄爲臆說蓋受教于先臣參論于師友皆謂撫字當以風化爲先而風化當以書善爲急故篤信其舊聞而欲見于行事如蒙聖慈以臣言爲可採不徒可行之一邦亦可施諸他郡乞從朝廷行下監司推廣奉行其于聖化不爲無補。

一臣聞州縣本一體利害不兩立必存損上益下之公心乃有興利除害之實政臣契勘本州管下諸縣內西安、龍游、常山遞年二稅多行豫借積累寖深遂成痼疾臣始聞之爲之大懼亟加詢究乃知前此縣道催科無方迫于期會不剗追掛欠之戶惟告急富強之家此曹非有所利何肯與官交涉全楮收受而坐折見錢錢入吏手而復多侵漁虧損非一不可枚舉展轉失陷職此之由臣檢覈簿籍攷究源委見得此三邑遞年拖下本州諸色官錢爲數甚多而又積壓豫借如此雖有妙手實無所施臣謂不大有所更張不可爲也于是立爲二說斷在必行一曰蠲欠二曰代解何謂蠲欠證得諸邑自嘉定十七

年至寶慶二年凡此三年之內皆有拖違但歲有淺深故數有多寡逐節行刷具盡見數目十七年之欠人知其斷不可催蠲之易爾元年之欠猶覬其或可催理蠲之已爲難矣乃至二年見欠二稅今舉天下皆以爲當催孰肯輕議蠲減哉臣謂救宿弊者不顧目前之計懷永圖者當爲度外之舉蠲所易蠲不足以蘇民瘼蠲所難蠲乃可以紓民氣于是將二年逋欠亦行斟酌倚閣然在諸縣既被惠利之實則在本州當節非泛之支節之于此而寬之于彼川實谷虛理勢然也臣素無能解惟有樸忠既不飾廚傳以悅過客之心又廉謹廉隅以守自律之戒故所入比之常歲雖大爲虧少然亦勉自支吾不見其甚匱臣所謂蠲欠者此也何謂代解證得本州雖與諸邑減免舊欠然而蠲除之後諸邑令解上供諸色官錢尚數萬緡無從措辦今本州既欲其勿借之民則亦豈可復催之縣然而上項官錢皆係起解朝廷諸色窠名分毫不可違欠本州上不敢控告期廷乞行蠲減下又不敢督促諸縣復行豫借反覆紬繹束手無策意者必得別項官錢在經常之外與之代解然後可革豫借之弊本州適有歲賣江山酒息錢前政舊管一萬緡益以臣到任之後今歲新收可得二萬五千緡臣不免盡捐之三邑以充代解之數鏤之板榜揭之通衢闔郡之民歡聲四起臣所謂代解者此也既與蠲閣舊欠又與代解官錢即此兩項合八萬二千餘緡凡前日積累豫借皆可整行銷豁宿弊一洗而盡目今悉是正催但所慮者病端易開實政難保繼此爲邑令者必深知豫借之爲害常如疾病之在身已蠲欠者勿再催已代解者勿更取杜絕蠹根乃可爲悠久之利臣愚欲望朝廷劄下本州證應庶幾明白洞達行下三邑常切遵守勿復開豫借之門以貽後

日之患。一臣前既陳江山煮酒息錢。盡捐以充代解之數矣。然猶有未盡愚悃。不可不爲陛下索言之。契勘本州。創取此酒。歲有增數。其初止因入夏之後。官醞將竭。無以接續。則取此酒以佐之。在官有倍稱之息。在民無闕沽之患。不可謂非權宜之策也。一二年來。所取至三萬鎰。數益多。弊益甚。其收買也。吏緣爲姦。錢不時支。于是有酒戶患苦之弊。其搬運也。舟陸有費。破損責償。于是有人夫怨嗟之弊。其發賣也。官督吏胥。強以高價。于是有出賣不行之弊。其收息也。輕空滲漏。一切代還。于是有笞箠監繫之弊。嗚呼。始欲謀利。而終至繁刑。仁人君子。亦何忍爲此。易窮則變。變則通。弊既極矣。可不思所以變通之乎。臣酌取中制。于舊例三萬鎰之內。三分殺一。止取二萬。以新收息錢。併舊管。盡以代三縣起解上供諸色官錢。此今歲之數然也。來歲以後。此酒可以勿取。縱如今歲費用之多。亦可如臣所減之數。行之以漸。此酒斷可住罷。臣愚欲望朝廷。劄下本州。證今來所申。限以二年。務要免行。取賣江山煮酒。是亦寬民力之一端也。

一臣伏覩乾道中。廷紳奏請。處州行義役一事。謂隨役戶之多寡。量事力之厚薄。輸金買田。永爲衆產。遇當役者。以田助之。從公評議。推排役次。以名聞官。有協比輯睦之風。無乖爭鬬訟之俗。當時皆稱爲利民。朝廷卽從而俞允。自時厥後。州縣推廣而奉行之者。蓋相望也。然而義役之在州縣間。能保守于悠久者。不一二。而廢壞于不旋踵者。常十百。其故安在。蓋差役之利。在吏而不在民。義役之利。在民而不在吏。差役如舊。則請屬之門開。義役一成。則漁取之路絕。非得仁守廉令。出力以維持之。其不乘間伺隙。沮其謀而敗其成者鮮矣。臣自領郡符。首訪此邦義役之利病。知諸邑間。有已結集去處。歷歲寖深。或多廢

弛。有上戶併吞義役之田。而至于壞者。有都內貧富改易不常。而至于壞者。有逃絕稅賦。官司強抑保長。而至于壞者。有重難科配。官司困苦保正。而至于壞者。有役首不公。額外敷率。衆戶交怨。收取元產。而至于壞者。縣道方將以差役爲利源。豈復問義役之成否。法日以弊。民不聊生。環千里而爲守者。忍坐視之乎。臣知其然。深欲講明而經理之。以諸邑版籍不明。病于豫借。苟持心欲速。輕易舉行。則攷覈之無據。推排之不精。利未必形。而害已先見矣。故臣志雖立而事未舉。勢雖可而謀未堅。職思其憂。反覆紬繹。靜言尸素。亦既周星。方將控忱請以丐閒。奚敢任斯責而集事。然而揆之于理。或可講行。縱不能玩愒歲月。効尺寸之微勞。豈不能開創其端。決此邦之大計。況豫借之弊。已遂蕩滌。失陷之稅。可以推尋。經界料量之事。固未易言。結集義役之圖。不妨漸舉。惟是人心難一。公論易搖。自非稟廊廟之明謨。何以杜豪家之異議。臣敢冒昧有請。欲望聖慈俯賜睿斷。如許本州講行義役一事。卽乞劄下。特從所申。卻容逐一條畫規模。續次申聞。朝省遴選強明之官。分任勸率之責。不苟目前。期爲經久。實千里生民大幸。

江東上封事〔案〕本傳。由知衢州。移提舉江東常平。後提點本路刑獄時所上。

臣將指外服。不當出位言。朝廷事。傳聞今月三日。京城火災。延及宗廟。三省臺部。百司庶府。以至民居。大半灰燼。奔避而死者。數亦不少。此殆皇天震怒之極。國家殊常之災。四方聞者。莫不駭懼。臣子苟懷愛君之念。正當度越拘攣。披瀝肝膽。感悟上心。挽回天意。今朝廷若止將失火之人。梟首示衆。而陛下又不過避殿減膳。僅舉一二典故。止作常事施行。乃欲轉災爲福。此必無之理也。且乖氣致異。蓋有積漸。敬天之

怒。當謹幾微。陛下胡不思連年荒歉。民窮無告。流離餓莩。塡委溝壑。天意怒矣。而陛下未悟。星行示變。莫非兵象。今夏水溢。三月不退。天意怒矣。而陛下未悟。閩中江右。寇暴相挺。章貢盱江。叛卒繼擾。敵兵犯蜀。搖我襄漢。草寇起衢。迫我畿甸。天意怒矣。而陛下又未悟。董仲舒有言。天出災害以譴告之。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乃至。陛下歷觀數年以來。災害譴告有之矣。怪異警懼有之矣。天之于陛下。其仁愛切至如此。而陛下猶未之悟。今京城火災。可謂傷敗之證。天意震怒。至此已極。陛下不于此時。深念致災之繇。亟思銷變之道。翻然悔悟。痛自刻責。臣恐天怒益烈。甚可憂也。甚可畏也。臣聞變不虛生。緣事乃起。臣請言所由起者。宮壼既正。嬪御復增。耽樂是從。虧損聖德。果天意耶。臨御以來。羣心顒望。未聞總攬。惟事仰成。果天意耶。國有忠賢。實爲元氣。摧敗困沮。生意幾絕。果天意耶。上下不交。以言爲諱。鉗口結舌。相習成風。果天意耶。其他如姦贓之吏。充斥州縣。椎剝膏血。苞苴肆行。私家之積。過于公家。怨讟交興。災變遂作。天意人心。實同一機。產禍之胎。端在于此。昨者禁扈之火。中外罔已驚異。今乃災及太廟。陛下念到祖宗。寧不哀痛。況迫近君門。是欲使陛下反躬修德也。延及三省。是欲使大臣戒懼悔過也。又及御史臺諫院。是欲使風憲之地。昭明公論也。又次及六部寺監庫務。是欲使舉朝之士。洗心滌慮也。上天震怒如是。猶未忍遽忘仁愛之意。故令陛下目擊心解。改弦易轍。儻尙謂鎭靜可以應變。毋乃愈重天怒乎。今日下詔罪己。陛下必所不憚。但應天當有實事。空言何足動人。卻恐詔令之出。稍涉泛常。施行之間。無所聳動。四方百姓。必謂陛下當如是之災。而實未嘗知懼。上天之仁愛陛下者。于是有大觖望矣。事幾所

在。間不容髮。上關宗社。臣實寒心。是用不量疎遠。罄竭愚衷。臣願陛下下哀痛之詔。盡革往愆。清心寡欲。躬親庶政。減嬪御以肅宮壼。進忠賢以重朝廷。排斥憸諛。獎扶讜直。誅鋤貪虐之吏。丕變苞苴之風。日與二三大臣。開示大公。屏絕私意。如此而天怒不回。災變復見。則雖碎臣之首。以懲謬妄。臣不悔也。國家安危之機。正在今日。惟陛下亟圖之。取進止。

應詔封事（案）本傳。此封事。亦提點江東本路刑獄時所上。

臣仰惟陛下。肆頒手札。繼發德音。以回祿挺災。近在京邑。側身引咎。博求直言。深見陛下祇畏天威。悔過修德之心。臣未奉詔之前。嘗于九月十九日。首騰奏疏。上徹天聞。謂答謝明譴。莫若下詔罪己。今求言之詔果下矣。臣苟愛身忘國。不復盡吐肝膈。少効懇款忠愛之義。以仰裨聖明之萬一。是臣大負陛下也。陛下縱不誅臣。天亦將誅臣矣。謹上封事。惟陛下垂聽焉。臣捧讀明詔。至所謂痛哭流涕。何以贖愆。不覺仰天泣下。知陛下眞有此心。是以眞有此言。決非緣飾于辭令者所能爲也。且夫災起都城。天意何在。蓋欲陛下因其所可見。察其所不可見耳。陛下深居九重。四方雖有危急之事。君門萬里。烏得盡知。左右之臣。雖知而不言。疎逖之臣。欲言而無路。所賴以丁寧告戒。一悟聖心者。惟天而已矣。天謂寇盜縱橫。民罹殘虐。室廬邱墓。往往爲墟。大傷孝子慈孫之心。此陛下所不見。故使陛下親見延燎太室。驚動神靈。俄頃之間。化爲灰燼。雖欲不痛哭流涕。不可得也。天謂所在州縣。水溢爲災。江湖城市。莽爲巨浸。生生之具。漂沒幾盡。此陛下所不見。故使陛下親見公宇焚蕩。居民荒燬。衆大之區。變爲瓦礫。雖欲不痛哭流涕。不可得

也。天又謂頻年以來。干戈滿眼。老稚轉徙溝壑。壯者流散四方。亦陛下所不見。故使陛下親見。都人避逃。號呼道路。上及朝士。廨舍爲灰。骨肉犇迸。雖欲不痛哭流涕。不可得也。天又謂歲屢不登。餓殍盈野。公私之力。耗于賑荒。迄今饑民。氣息尙存。狀如鬼質。此陛下所不見。故使陛下親見。都城被焚之家。悉仰贍給。錢粟易竭。民饑無窮。其間死傷之人。卒致銜寃于地下。雖欲不痛哭流涕。不可得也。夫內之形徵。卽外之形徵。外之氣象。卽內之氣象。姦邪導諛之人。競欲以甘言佞辭。蔽陛下之耳目。而天心仁愛。特以氣象形徵之彰彰者。開陛下之聰明。使陛下雖不日接四方萬里之事。而天威赫然。曾不越乎咫尺之間。嗚呼。何其眷陛下之深。而愛陛下之切也。然則陛下思所以悔己過。答天心者。可無以踐痛哭流涕之言乎。且臣聞之。憤切之言。激于事變。修省之實。決于力行。凡人一語之發。尙當表裏相符。大哉王言。誕告萬方。不特人聞之。天亦聞之。而可不求所以實其言耶。陛下所謂痛哭流涕者。蓋一時憤激之辭。已而怠。久而忘之矣。今日求言之本旨。正欲以昭示修省之實。其圖銷弭之道。陛下對越上蒼。而發斯言。臣亦對越上蒼。而爲陛下盡吐之。且陛下爲宗廟社稷生靈之主。必當以宗廟社稷生靈爲心。自臨御以迄于今。凡八祀矣。陛下所恃以乂安海內者。蓋曰。宰臣輔翼于下。眞魚水相得之歡也。而宰臣所恃以鎭服人心者。蓋亦曰。陛下臨照于上。眞風雲際會之辰也。然而中外多事。國步孔艱。宰臣之勤勞。亦已至矣。三數年來。積勞成疾。猶不避事。陛下正當深加體恤。以全君臣之誼可也。何爲高拱無營。自暇自逸。而獨使宰輔以有限之筋力。當無窮之憂責歟。夫君相之間。其合也甚難。而其全也尤難。書曰。自周有終。相亦惟終。釋者曰。忠信

爲周。忠信云者。不事形迹。純全無僞之謂也。陛下以忠信待宰臣。宰臣以忠信事陛下。向也謙沖退託。而未遑親政。今也國事明習。而總攬萬幾。在我初無私意。而天下信其當然。是之謂忠信。是之謂全君臣之交。若夫臣有所願。而不得以自遂。君有所爲。而不果于自奮。君臣苟避嫌疑。不用其情。而舉天下國家安危存亡之故。泛泛焉付之無可奈何。固已不能上當天心矣。及其患生于所忽。災起于非常。僅欲以區區之空言。掩天下之觀聽。吾誰欺。欺天乎。且陛下先以習安玩常之見。入乎胸中。而或者從而附和之曰。今日之災。乃天數。非人事也。又曰。直言不得不求。非必盡聽也。又曰。他事不必改更。惟汲汲于營繕可也。暨乎土木畢與。輪奐復舊。陛下晏然處之。不思改絃易轍。今日素服避殿之心。復轉而爲荒耽酒色之心。今日減膳徹樂之心。復轉而爲平日般樂怠傲之心。今日求言修政之心。復轉而爲平日不親庶務之心。陛下既自處于無爲。乃朝夕督責大臣以有爲。而又適遭乎搶攘多故之秋。寇賊之未息。羽書之旁午。東淮尙煩區畫。西蜀更費隄防。敵人求和。意猶叵測。使命輕遣。或貽後悔。叢此責任。憂慮萬端。陛下盡欲以委宰輔耶。臣恐非元首起股肱喜之義也。天下之命。寄于陛下。陛下之命。資于宰輔。宰輔又資于執政、臺諫、侍從、百執事之人。等級相承。血脈相貫。必也陛下以奮厲興起之意。率先于上。然後精神之所運用。風采之所振發。機括一轉。羣聽咸新。雷動風行。捷若影響。又何患人心之不悅。天意之不解乎。陛下若徒謂一時憤切之言。形于紙上者。足以回天心。不知修省之實。關于政事者。乃所以消天譴。則所謂痛哭流涕。亦空言而已。虞書曰。后克艱厥后。孔子曰。爲君難。蓋謂夫尊居九五。事繁責鉅。非可以易心處也。若如陛下。

盡諉其事于人。而憂懼不切于己。則爲君者。何其甚易而不難耶。臣願陛下澄心定志。深思痛省。今日之天下。乃祖宗之天下。立政當以天下而立。用人當以天下而用。行至公無私之大道。全保護宰相之大體。率勵羣工。大明黜陟。變委靡衰弱之陋習。爲滌蕩振刷之宏規。斷自聖意。灑然與天下更新。如此則宗廟社稷。可使久安。天下人心。可使咸悅。而皇天威怒。庶其可回矣。不然。乾綱不振。政事不親。國勢朝綱。日就萎茶。天意謂陛下爲如何。謂宰臣爲如何。日監在茲。凜凜乎甚可懼也。陛下以直言求臣。臣發于忠愛。不容緘默。位卑言高。罪當誅殛。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蒙齋集卷四

奏疏

戊戌風變擬應詔封事

臣仰惟陛下祇畏天威。益隆聖德。因風雨震凌之變。惕然恐懼。以避殿減膳爲未足。迺親灑宸翰。布告中外。俾大小臣僚咸以直言來上。聖心篤切。已足上格穹蒼矣。臣昨廁從列。茲叨祠廩。目擊變異。痛心疾首。雖抱沈痾。屏處衡芽。其敢以是爲解。而不思所以仰答淸問。是用披瀝肝膈。粗陳管見。惟陛下少垂聽焉。臣聞聖帝明王之世。天道順于上。地道寧于下。故無疾風苦雨之災。無地震水涌之變。此皆盛德感召之所致也。而自今夏以來。地震屢矣。迺七月七日。白虹夜見。虹、颶母也。越二日而颶風挾雨。大肆威虐。人皆曰。颶母之見。此先兆也。臣則曰。先兆之見。不在乎白虹垂象之時。而已著于地震示變之日。記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且夫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于是乎風霆流形。發生庶物。斯其所謂神氣者歟。夫何神氣之發育。乃反爲庶物之殃。不爲祥風甘雨。乃轉而爲災爲沴。殆有甚可怪者焉。士宇者。所載之神氣也。今則漂蕩室廬矣。民人者。所載之神氣也。今則傷害民命矣。物產者。所載之神氣也。今則垂成之稼。掃地無餘。一飽無期。餓莩將見矣。地震兆其端。而颶風煽其毒。是其咎果安在歟。夫地載神氣。而聖人之神氣。實與之相爲流通。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作書者。以爲舜之德。卽舜之所以爲神氣也。淸

明在躬。氣志如神。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記禮者又引崧高之詩。而繼之曰。此文武之德。卽文武之所以爲神氣也。成王之神氣。微有所昏。故大風偃禾。昭示譴告。及夫啓金縢之書。發悔過之語。而反風起禾。見于不旋踵之頃。當是時。成王之神氣。其精明與舜同。亦與天地同。故一念感召。如響斯答。然則今日之變。天道未順。地道未甯。震動漂搖。災異交作。無庶物露生之應。而有蕩折摧敗之憂。陛下盍亦反躬內省。豈吾之神氣。有歉于古之帝王而然歟。臣竊謂天覆地載。人物處于其中。同此一神氣也。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實所以爲神氣之主也。比歲以來。兵戈滿目。乖戾之氣。上干陰陽。西蜀破矣。荆襄殘矣。淮甸搶攘。江湖撼搖。民人死亡。何可勝計。今又先之以地震。重之以風雨。凡平時之林然而生。蔚然而茂。神氣之所發育者。率皆憔悴蕭條。觸目酸鼻。而又物價翔踴。日甚一日。民將無所得食。直立而須死耳。夫民物之生。皆地之所載。而天之所覆也。今天愛其道。地愛其寶。但見寖微寖衰之形。莫覩寖明寖昌之象。可不爲之寒心哉。雖然。亦豈無道以處此。臣敢科別其條。以告陛下。夫天下譬猶一身。身以神氣爲主。神氣精明。然後骨力堅強。血脈流通。吾身可以久安而無疾。治天下亦然。心源者。神氣也。人才者。骨力也。兵財者。血脈也。自一身而宮闈。自宮闈而朝廷。自朝廷而天下。所以主張是者。神氣也。所以運動是者。骨力也。所以流行是者。血脈也。陛下一澄其心源。則神氣充矣。一振人才之綱領。則骨力強矣。一提兵財之體統。則血脈通矣。故天下之機括。惟在陛下之一身而已。且端平未更化之前。姑置勿論。自更化之後。陛下所歷之艱險變故。不爲不多。而所以動心忍性者。不爲不至矣。不知陛下因災異。而神氣遂爲

之消沮乎。抑因警懼。而神氣愈爲之精明乎。夫憂窘則怵惕。安平則弛緩。常人之情耳。聖帝明王。純一不二之德。則固不當若是也。臣願陛下。悼念災變之可畏。深思平日之過愆。痛自懲艾。以陛下之心。對天地之心。變異卒起之時。固當飭躬自省。變異漸息之後。尤當兢業自持。此心所存。慄慄然。常若盲風怪雨。拔木發屋之變。臨乎其前。絕荒淫之嗜好。戒宴安之鴆毒。杜羣枉之邪徑。伸忠賢之正氣。燕居深處。與治朝聽覽之際。同一莊肅。妃嬪進御。與經帷講學之時。同一敬畏。勿以屋漏闇室而自肆。當以天鑒孔昭爲可懼。勿以借曰未知而自恕。當以人見肺肝爲難欺。視聽管攝乎天君。而毋以外物汩精神。幾務盡付于至公。而毋以私昵寄心腹。斥一時寬釋之邪說。而惟思天下至大至重之責。不可有一日之暇逸。屏目前玩志之細娛。而深念藝祖皇帝之金甌。不可有纖毫之闕損。如此。則大臣不敢養驕。以惰股肱。小臣不敢養諛。以惑耳目。近臣不敢養安。以稔蕭牆之禍。遠臣不敢養寇。以遺宗社之憂。君臣上下。置此身于岌岌至危至險之中。天地神祇。惻然感動。將挈而還之于至安至固之域矣。臣所謂陛下一澄其心源。則神氣必充者此也。人主無職事。惟以進賢退不肖爲職。史稱郭公之所以亡。在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以臣觀之。郭公之罪。固在乎無剛斷之勇。而其受病之原。則在乎未能識善惡之眞。如使其眞知善善。眞知惡惡。則何遽至于亡。惟其顚倒錯亂。莫知適從。當用者如轉石。當去者如拔山。卒之正不勝邪。忠不敵佞。佞邪滿朝。則中正路塞。是以終陷于亡耳。陛下收攬威福。凡所進退之人。不勝其衆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往往乍賢乍佞。迄無一定之守。人謂陛下剛斷之不足。臣竊窺陛下近年以來。未嘗不欲用剛也。

特在乎審而行之耳。斷在必用者。宜施之于君子。而勿誤施之于小人。斷在必去者。宜施之于小人。而勿誤施之于君子。則得其所謂用剛之實。而不蹈郭公之失矣。今陛下未能別白賢否之眞。但懲往時議論。紛紛異同之弊。遂以安靜爲尙。然所謂安靜者。惟苟同而已。爾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居所謂否。臣亦曰否。以苟同爲賢。其意將以求安靜也。殊不知是是非非。力爭明辯。合天理。當人心。乃所以爲安靜。阿意順指。媚上諂下。無所救正。蔑聞箴規。則雖求爲安靜。乃所以爲大不安靜耳。今災異數見。天怒未釋。怪徵日新。民情易搖。尙得謂之安靜乎。本朝慶歷嘉祐間。羣臣可否相濟。至熙豐而幷爲一談。元祐諸賢。亦可否相濟。至紹符而又幷爲一談。由今觀之。孰得孰失。人才之委靡。至近年極矣。臣之愚見。竊謂勿以己意爲逆順。而以義理爲逆順。勿以同異定取舍。而以是非定取舍。庶乎陛下不受人之欺。而國家享得賢之實。今也不然。脫遇有一任使。有一除授。則左顧右盼。輒興乏才之歎。正如風痹之人。縱緩不收。四肢百骸。不爲我用。謂之骨力之強可乎。陛下赫然聖明。照臨于上。破苟同之說。闢大公之途。使天下人才。踴躍奮迅。乃可以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矣。臣所謂陛下一振人才之綱領。則骨力必強者此也。今日急切之務。兵財二事而已。論者但知逐末忘本。臣竊惑焉。自古興王之始奮。徒手而運掉一世。無兵而立有兵。無財而立有財。蓋其精神志念。沈深果斷。幾未至。不輕躁以先事。勢可爲。不遲疑而失時。挫而愈厲。弱而益壯。則何事不可爲。何功不可立。兵財本一事。血脈本相通。今析而言之。執政各主其一。不識兵而非財。兵何以養。財而非楮。財何以辦。苟不通爲一體。大作規模。洗滌積弊而一新之。臣未見其可也。厥今中外所養之兵。

與凡屯戍沿邊者。不爲少矣。而猶苦于無兵。楮幣布在天下者。凡四十千萬有奇。其數可謂至夥矣。而猶窘于無財。此豈拘泥常調者所能變而通之哉。陛下必思夫興王之始奮。徒手而運掉一世者。何術而致此。彼惟不以常調處之。危中求安。死中求生。故能易禍爲福。如反掌之易耳。是故患兵之少。而言增募者。謬說也。患楮之不行。而言秤提者。尤謬說也。舉朝羣臣。泛泛如河中水。而陛下又未嘗毅然振刷。有所改作。又烏能救今日傷敗危亡之天下哉。或者乃曰。論事易。行事難。今欲振刷改作。必思如之何而發端。又如之何而布置。又如之何而究竟可也。臣應之曰。今日非不可振刷改作也。特患未肯振刷改作耳。如陛下果肯振刷改作。必有其道矣。且陛下亦嘗以自昔人主。處艱險危急之極者。而思之乎。彼口之所食者何食。身之所服者何服。宮嬪凡幾。嬖御凡幾。內外有冗官冗吏否乎。有濫恩橫費否乎。興土木否乎。侈宴集否乎。獻議者或及此。則笑曰。是不過節用耳。所用如邱山。而所節僅涓埃。此迂談耳。臣之所言。奚止曰節而已哉。直欲陛下如興王之始奮。徒手而運掉一世。則必思坐臥仰薪。飲食嘗膽。眞如越王句踐可也。必思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眞如衞文公可也。夫如是。天下將曰。萬乘帝王。而所食如是。所服如是。是眞欲興邦矣。是眞欲洗一世而更新矣。妃嬪耶。嬖御耶。土木耶。宴集耶。必能奮然大從減省。天下傳誦曰。今日汰某人矣。明日又罷某事矣。冗吏耶。濫恩耶。橫費耶。必能確然痛加裁抑。天下傳誦曰。今日下某令矣。明日又革某弊矣。陛下立心務在必行。決不朝作而暮止。朝廷議論。至當歸一。寧有甲可而乙否。萬一左右之臣。逢迎陛下之意。以爲方今事勢。未至危殆之極。何必先爲苦節窮慼之態。是說也。乃害陛下之儉德

者也。所宜深警而亟斥之。或又以爲方今幸而人無横議。何必爲此紛更張皇之舉。是說也。乃沮陛下之從善者也。尤宜明辯而力排之。陛下胡不思夫夏少康之興。僅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可謂至狹至微矣。尚能振作興起。挽回衰亂之邦。復爲隆盛之勢。陛下視少康之時。豈不尚易乎。斡旋運用乎。梁武帝爲侯景所逼。自知必亡。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嗚呼。代天作子。撫有萬方。危迫困辱。至出此言。書之史册。貽羞千古。當其尚可救藥也。怠而不奮。及其不可支吾也。猶不知悔。自昔然矣。可不懲乎。今日之事。不問智愚。不拘中外。同然一辭。皆曰。巧婦不能爲無麪餅。甚者則曰。國將與楮俱敝。其慮固苦。其言固切。而論及于振刷改作。則又皆曰。陛下猶未之肯也。不特陛下未之肯。爲陛下左右之臣者。皆未之肯也。毋乃以爲妨己。而不暇計國乎。不思皮之不存。毛將安附。計國乃所以爲己計也。陛下躬率于上。將有管晏爲時而出。如陛下猶欲以平時架漏之具文。而施之于傷敗危亡之天下。則雖有管晏。猶不知爲陛下計。而況未有管晏乎。夫管晏孔門之所羞稱也。今欲求其所羞稱者。尚不可得。陛下亦可反而思之矣。人主天下之利勢也。陛下操賞罰之利勢。于掌握之內。惟在乎善用之。則天下何難治之有。臣所謂陛下一提兵財之體統。則血脈必通者此也。抑臣復有獻焉。上以言求下。下以言應上。勿謂言爲無益也。臣竊思今日之事。復有十條焉。號令率多反汗。取輕天下。今當愼重其所發。一也。賞罰未行之始。天下已生疑心。今當示信而勿惑。二也。所在軍情不安。敢于陵犯紀律。今當厚恤而嚴法。三也。災變之後。小民艱食。皆將驅而爲盜。今當招糴以弭姦。四也。秋高馬肥。敵情叵測。區處邊面。已爲後時。豈容更復悠緩。五也。督府制閫。

體統相關所宜戒飭一心。以國事而滅私情。六也。監司按行諸路楮劵。徒致煩擾。亟宜別行措置。七也。州縣體量田租。務在實惠及下。以固民志。八也。湖淮交子。盡合易以銅楮。通彼所以寬此。儻是說可行。亦當早有定論。九也。安邊所之積貯。合議區畫。毋致陰消潛耗。十也。此十條亦粗足以裨末議。然臣不敢掇拾細微。以溷聖聰者。蓋以治天下必使神氣精明。自然骨力強而血脈通。凡此末節。有不勞餘力而自舉者。陛下毋以神氣之說爲迂。稽諸天地。驗諸人事。今日之變。非向時火災之比。蓋火災僅在京城。未爲廣也。今之水災。徧及外方矣。不戒于火。猶可諉曰。居民弗謹。遂至延燎。水災非細故也。我宋以火德王天下。先朝河決爲災。猶且上下恐懼。況風雨肆虐。至于此極。陛下其可不奮志力行。一反衰茶之光景。而爲興隆之氣象哉。詩曰。惟昔之富不如時。惟今之疚不如茲。又曰。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臣賤性朴愚。懷不自已。幸值陛下導之使言。是以一吐狂僭。惟陛下裁幸。

祕書少監上殿第一劄子

臣仰惟陛下。更化以來。廣開獻言之路。而羣臣交進互說。大而朝廷之綱紀。微而田野之纖悉。遠而邊鄙之變故。近而宮闈之奧密。臣下言之。可謂詳矣。陛下聽之。可謂熟矣。而至于切陛下之身之心者。間雖言及一二。而未有懇懇惻惻。竭盡忠愛。不顧忌諱。不避嫌疑。爲陛下盡言無隱者。臣一介疎遠。去國一紀。茲叨寵渥。幸覩清光。敢不一吐其愚。以報陛下知遇哉。臣嘗讀無逸一書。蓋周公晚歲所作。字字眞實。吐自肺肝。非徒紙上空言而已。觀其論商周享國之脩短。明示兩途。若曰。由此則金玉厥躬。而養壽命之原。由

彼則斲喪戕賊。而失性命之正。故凡受病之根。伏于隱微。而萌蘖易生者。周公皆一一先其未病而藥之。蓋適情肆欲。是之謂逸。故此書。戒以後王惟耽樂之從。亦罔或克壽。懼其心志內荒。而縱伐德之斧也。勞民動衆。是之謂逸。故此書。戒以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懼其窮極民力。以快耳目之娛也。輕改舊章。是之謂逸。故此書。戒以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懼其驟更數易。而無堅凝之守也。不恤衆怨。是之謂逸。故此書。戒以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懼其怨懟繁興。隄決而川潰也。淫刑窮兵。是之謂逸。故此書。戒以亂罰無罪。殺無辜。懼其輕視人命。路熟而手滑也。老臣忠愛。先事豫防。列此數條。凜若金科。苟犯其一。害已可畏。兼犯數者。危乎殆哉。嗚呼。周公受文王武王付屬之任。恐恐然惟懼成王。不自愛重。則于吾責爲有負。故其勤拳眞切之意。必欲始終保護成王。全而歸我文武。庶幾無慙于託孤云爾。然則無逸一書。固切于成王之身心。尤萬世帝王之藥石也。恭惟陛下。勇智本乎天錫。聰明冠乎羣倫。猶且孜孜勉勉。崇儒興學。其于帝王之道。蓋已脗合無間矣。抑臣猶願以無逸爲陛下告者。蓋臣卽書以驗今日之事。如印劵符鑰之相契。殆若端爲陛下而發者。不可不精思而深省也。且陛下固知節情欲之流。以保天和。持儆戒之念。以彌德性矣。天下咸以是賀陛下。臣則未敢以爲慶也。譬彼蔓草。暫爾芟薙。春陽一轉。尤然復生。何則。元有蔓草之根。固與無宿根者不同也。泛觀天壤之間。嘉禾與蔓草。同受一氣。而不能兩立。嘉禾茂則蔓草不殖。蔓草榮則嘉禾必枯。反此理以觀此身。物欲之根不去。則性命之基不牢。性命之基欲牢。則物欲之根當絕。陰陽消長之理。斷斷乎有不可誣者。而況女德無極。易以溺人。剛制于酒。克終實難。

尤陛下所宜兢兢戒謹也。陛下固知體恤民情。而不至積怨讟之釁。存心仁厚。而未嘗萌嗜殺之念矣。天下咸以是賀陛下。臣亦未敢以爲慶也。數年以來。江湖閩浙。寇亂交作。吾民死于征斂。死于徭戍。死于兵革。否則死于饑荒者。何可數計。重以楮令日變。物價日增。民生無聊。怨讟並起。昨者中原可乘之會。臣下獻規恢之策。淮襄困于餽餉。百姓踣于道塗。偏師輕動。棄甲而復。然則陛下雖不疲民力以召怨。而民力至今日而竭。陛下雖無嗜殺人之念。而民命至今日而殘。孟軻有言。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無以異也。陛下心甚仁于百姓。而百姓怨乃歸于陛下。凡無辜而死者。雖非陛下殺之。猶陛下殺之也。無逸之終篇。論哲王聞小人之怨詈。則皇自敬德。大哉敬乎。敬心常存。必不溺于情欲。必不移于玩好。必不勞民。必不佳兵。天下欣然戴之爲君。而又何怨之有。不然。兢業一或少懈。邪僻乘間而入。侈心虐政。捷出無端。其極也。民咨胥怨。怨之不已至于詈。詈之不已至于詛。詛騰于萬口。怨萃于一人。故周公痛切而言曰。怨有同。是叢于厥身。此怨不歸于他人。而身實當之。然則人怨乃移爲己怨。禍人乃所以自禍也。勢一至此。雖欲長享天祿。以綿無疆之休。其可得乎。且夫逸欲之極。至于輕殺。而原其根本。則始于一念。蓋一念喜功。伏藏于中。始若甚微。炎炎不已。易以滋熾。及兵端一啓。小不如意。則遽斂而藏之。夫斂之固是也。然臥薪嘗膽。果爲何事。敵國外患。所以進德。又豈容信甘言而弛武備乎。臣恐前日之輕舉。與今日之宴安。其爲逸一也。抑臣又聞之。勤者逸之對也。人皆知勤之爲無逸。而不知徒勤亦逸也。秦皇之程書。隋文之傳餐。乃叢脞非無逸也。正使日御經帷。親近儒生。若可以言勤矣。然耳聽經訓。而

身不行焉則雖勤亦逸耳是故專心致志自強不息是謂無逸聽之必行行之必力是謂無逸出而與講讀相親是心也入而與妃嬪相處亦是心也無作輟無暴寒是謂無逸斯道也在大易謂之生生在魯論謂之仁壽斯須放逸則生理息一念間斷則仁壽虧甚可畏也甚可懼也周公所以保護成王至于壽考者正以元老大臣其責切己故耳陛下可不深念于此哉臣曩者將指江東因辛卯鬱攸之後嘗瀝忱悃力言逸欲之害時朝廷以言爲諱抱此孤忠無階得達今公道開明樂受忠言臣敢復以此說一悟聖聰惟陛下裁幸取進止

秘書少監上殿第二劄子

臣聞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陛下新更大化正天地變化人物蕃盛之秋也臣竊怪比年以來百物日漸衰耗小民愁苦大不聊生臣濫叨麾節十有餘年其在江東也既目擊凋殘窮悴之態易守富沙所見尤甚于江東旋被奏事之命道經三衢覩臣七八年前假守之時氣象大異猶可諉曰寇實使然及歸抵四明則蕭條之狀與三衢同人人嗟咨家家歎息耋耄之人亦云前此未見臣心甚駭之天地生物何有終窮今物耗且貴氣象蕭條豈無所以然之故歷觀史册所載大抵物貨衰少井邑荒凉往往不見于隆盛之時而多見于叔末之世當其隆盛也公道開明衆賢彙進布列在位蔚然輝光凡融結于宇宙之間者無非瑞氣之成象天不愛道地不愛寶物產蕃阜乃變化之餘效耳及夫叔末之世佞僞馳騁賢智抑鬱上下怠玩精采萎茶凡形見于天壤之內者景象迫促而不舒物產壅閼而不暢無寖明寖昌

之勢。而有日鎔月鑠之形。亦理之所必然耳。多賢則潤澤豐腴。乏財則膏液枯竭。已事之驗。昭哉可觀。今日豈不多賢歟。更化以來。招徠耆艾。登崇俊良。一反天地閉塞。賢才隱伏之徵。則當有天地變化。萬物繁阜之效。今也賢才衆多。而物意焦枯。如前所陳者。何歟。豈氣數至此而微。有非人力所可挽回歟。抑變衰爲盛。必有旋轉造化之妙。而非時賢之所能及歟。否則衆雋雖聚本朝。而分職授任。未能各當其處。坐觀者多。而任責者少歟。否則陛下雖有好賢樂善之念。未免貌敬心疎。彼之有所抱負者。實未能展布歟。是數者之中。必有一二于此矣。而臣又竊有隱憂者。深恐悠悠歲月。績用未應。陛下亦見在朝之士。所謂醇儒雅望者。略無捄弊新奇之策。必將漸起厭心。且別求夫輕銳有才之人。善言利而多心計者用之。譬猶抱沈痼之疾。風寒暑濕之所凌薄。其受病固非一日。積漸耗散。生意纔一髮耳。氣象蕭條。則其病證也。人材則醫也。計畫則藥方也。有善醫焉。未及盡用其方。乃遽更他醫。雜試而輕攻焉。則一髮生意。所存幾何。今日所用之人是也。而所以用其方者未也。陛下胡不集在朝之彥。如慶歷間。開天章。給筆札。俾各條陳當世之利病。何以振朝廷之綱。何以裕國家之計。何以濟生民之急。何以壯邊鄙之勢。察脈觀證。對病用藥。鑿鑿精實。勿使空談。上之人擇其尤的切可行者。使各竭力任責。課功計效。凡布列周行者。不至虛度光陰。粉飾觀美。則事事振起。物物精神。昔日血氣之微弱。未有不轉爲盛強。苟徒慕賢人衆多之名。而無庶明勵翼之實。使賢者仰屋竊歎。而憸人刻覈之說。得以投隙而入。則元氣先蹙。而血氣隨之。其銷鑠耗竭。決不止如今日而已。臣來自遠方。不識忌諱。盡吐肝膈。惟願陛下。力守更化以來。求賢如不及之初意。

毋致少有轉移。君臣上下。苦心刻意。是究是圖。將見薰爲太和。民物蘇醒。享變化蕃盛之效。消閉塞隱伏之機。特一轉移之間耳。惟陛下篤信而力行之。宗社幸甚。生靈幸甚。取進止。

某口奏。臣一介庸愚。濫叨麾節。于今一紀。自陛下臨御大寶。未獲一覲天顏。誤蒙陛下記錄。擢寘册府。茲有管見。仰裨聖德之萬一。聖語云。卿久勞于外。篤意愛民。每覽卿所陳。備見懇惻。某奏。臣奉陛下寬大。不敢不竭盡此心。讀第一劄。至無逸一書。非特切于成王之身心。實萬世帝王之藥石。聖語云。此書周公說得切至。眞可爲後世人主之法。某奏。臣得于道路。咸言陛下聖德日新。近日于逸欲之事。戒之甚嚴。更願終始如一。則無媿此書矣。讀至其極也民用胥怨。怨之不已至于詈。詈之不已至于詛。詛騰于萬口。怨萃于一人。聖意竦然。首肯再三。讀畢。某奏。臣劄子中說未盡。更容敷陳。乞陛下垂聽。陛下試思逸從何起。豈不曰從念上起。念從何處起。但如此說。便認作心。若認念作心。元有這逸底念。心譬似月。念譬似雲。月本來光明皎潔。雲起則掩月。雲散則月之明如故。心亦如是。此念起則心昏。念不起。則心之澄明純一。素來只如是。又奏。陛下何以使得這念不起。上改容。問如何。某遂奏。臣以爲陛下若欲念不起。只看周公先知稼穡之艱難一句。大抵人主不可頓放己身在富貴崇高中。須是頓放己身在艱難辛苦上。天下最辛苦。莫如農夫。陛下豈可萌宴安之念。直須將吾身不作萬乘帝王看。常把農夫相並看。這艱難辛苦底滋味。果不忘于心。自然逸欲之念不起矣。聖語云是。某又奏。陛下御經筵。講致知、格物、誠意、正心。可謂詳熟。今。觀此書。周公首言。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此是致知格物最

要者。知艱難之事。則妄念不作。此之謂意誠。妄念不作。則本心之純明。更無纖毫病痛。此之謂心正。天顏甚開納。連云。卿所言。極當。極當。第二劄。讀至今日豈不多賢歟。更化以來。招徠耆艾。登崇俊良。聖語云。今日用賢。區處得當否。某奏。陛下好賢樂善。出于中心。向來公道鬱塞。賢者屏伏在外。自陛下新更大化。衆賢彙集。目今氣象甚佳。但當委任而責成功。聖語云。正緣無人肯任責。某奏。若不任責。虛度歲月。深爲可惜。目今朝行間。非不濟濟可觀。然須眞實以國家爲心。竭力盡瘁。乃克有濟。此在陛下興起振作。使之趨事赴功可也。聖語云。此專在上之人。率勵之耳。讀至陛下見在朝之士。所謂醨儒雅望者。略無捄弊新奇之策。必至于漸起厭心。則將來別求夫輕銳有才。善言利而多心計者用之。口奏。醨儒雅望者。固是體國。但恐陛下以爲遲鈍。則厭斁之心生。此斷斷不可。陛下一有厭賢之心。彼之巧伺旁睨者。捷出而乘之。陛下一入其言。而不自覺。利害不小。聖語云。是是。讀畢。上又問近日楮幣之價。日益減削。秤提無策。如何則可。某奏。此事雖是監司郡守之責。然其機括。卻在朝廷。若監司郡守。不過小小術數。行之一路一郡耳。縱使秤提略起。終無大益。況一處賈稍高。則他處皆輻輳而至。併這一處壞了。聖語云。正是如此。某奏。臣謂朝廷若要作規模。只是減印造之數。但目今百需皆要會子。如何省得。臣又反覆思慮。只有節用一說。雖是老生常談。卻切實用。只如陛下。昨輕動師旅。所幸收斂得速。若不收斂。兵費豈易支乎。陛下省得這一大頭項。是印多多少少會子。如此等類。每事節省。自然見效。此不可以立談盡也。聖語云。卿所奏皆當。若有所見。可奏來。某奏。聖意開納如此。臣敢不竭其愚。

蒙齋集卷五

奏疏

右史直前奏事第一劄子

臣猥以庸虛疊膺誤渥擢司記注直前奏事職也今事之當言者奚止一端陛下樂受盡言不以犯顏爲罪臣豈敢苟爲緘默以上負明天子知遇哉臣近者密侍經帷因論聖人之剛德嘗啓奏陛下剛之一字最切于陛下之身羣臣言剛德者多矣而實未識所謂眞剛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或以申棖爲對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夫剛與慾似非對也而孔子必對言之者蓋有慾則我爲物役無慾則我能役物我能役物非眞剛乎有慾則私意橫生無慾則與天爲徒非眞剛乎大易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者此也中庸所謂發強剛毅足以有執者此也有毫髮之私喜私怒則鼠隙由此開有纖微之旁蹊曲徑則蟻穴由此啓是故懲忿窒慾謂之眞剛克己復禮謂之眞剛漢高祖唐太宗非無英明雄武之略然君子不敢以眞剛許之者正以無帝王宅心密察之功而害吾之剛德者多也元帝牽制文義優游不斷而漢業以衰文宗虛懷聽納不能堅決而唐室不振嗚呼惟辟作福作威何所拘牽而無斷人主者天下利勢何事遲疑而不決誠以爲不斷耶可恭顯之奏而殺望之斥堪猛更生者又何其斷歟不斷于去佞而又斷于去賢此漢之所以衰也誠以爲不決耶擯李德裕之黨黜李石于遠外者又何其決歟不決于逐小人而反決于

逐君子。此唐之所以不振也。夫元帝、文宗。天資仁厚之主也。親近儒生之主也。剛德不足。卒至大弊。而當時之臣。又無以眞剛之說。啓沃上心者。二君自視吾之資稟。決不足以望高祖太宗。則寧守吾之仁厚喜儒。不至于失故步耳。特不知人主宰制四海。運動六合。豈區區仁厚喜儒所可辨哉。是必有眞剛之德而後可也。仰惟陛下。聰明天錫。問學日新。眞剛之德。固已得之聖心矣。夫蘊于中必發于外。陛下果有眞剛之德。則政事設施之間。必有不可掩者。何爲乎闇然而未彰也。陛下豈以發號出令。率意輕變。以是爲剛乎。此似剛而非眞剛也。且今日至大至急之務有二。曰楮幣也。邊事也。陛下雖敝敝焉。日夜以爲憂。而算計見效。迄無秋毫之功者。臣以爲皆由陛下剛德之未充耳。誠使剛德見於節浮費。則凡宮闈之用度。近臣之錫賚。冗官冗吏之蠹食。斷自今以始。痛加裁抑。推此以行於州縣。則所省之費。皆可以助收楮之用矣。今乃以節用爲老生之常談。悠悠歲月。苟且因循。終不忍大有所損。以示吾刻苦警勵之意。眞剛固如是乎。剛德見於懲贓吏。則取二三十年以來。蠹國害民之人。藏富於私者。盡歸之於公。毀家紓國。自古有之。明白洞達。務在必行。則皆可以佐收楮之用矣。今乃僅因人言。略加發摘。罪大罰輕。輿論未快。陛下方且回旋曲折。依違掩覆。已發之贓。既如是。而未發者。厚積深錮。偃然安享。陛下悉置之不問。是前日縱其爲國之賊。而今日又教之不體國也。眞剛固如是乎。剛德見於覈軍政。則邊境之事。所合大加搜校。某處新疆失守。某處戍兵損折。某處招人塡補。兵糧元計若干。減省若干。新招贍給若干。盡吐事實。毫髮無隱。而不然者。顯寘之罰。今乃諱敗遂非。不以實聞。坐收利贏。缺額不補。陛下明知其欺罔。未嘗一加黜責。眞

剛固如是乎。剛德見於擇帥權。則堂堂中國。豈無至公血誠。沈幾多智之士。足以當閫外之寄。今也淮襄制垣。不聞虛心無我。收羅俊彥。以資幕畫。又不聞深謀遠計。保境安民。以圖後效。精神困於挫衂之餘。智勇竭於耗散之後。至於分閫沿江者。兩淮事勢。不相統屬。下多矛盾之見。上無調一之策。平居尚有違異。緩急何以得力。自古用人。必先儲代。今未用者。謂其局生。而非老手。已試者。雖云局熟。而又罔功。邊遽日聞。敵情叵測。臥薪嘗膽。合智併力。猶懼不足。陛下乃晏安暇豫如平時。眞剛固如是乎。陛下自更大化。動以漢宣綜核名實爲比。臣竊觀陛下。徒有慕漢宣勵精圖治之名。而乃墮於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是以擇善固執。未有堅定之力。聽言納諫。未有果決之操。剛德不競。意愛少偏。潛窺於杳冥之中。旁睨於幾微之際。希求御札。寖開竊弄之門。憑恃寵恩。將有履霜之漸。陛下勿謂吾之聰明。自足洞照。而不必過慮也。罅隙一開。皆害剛之斧。損德之蠹也。臣恐日積月累。浸淫不已。勸陛下以所當爲者。則蓄縮而有待。贊陛下以非所當爲者。則果斷而必行。何則。主宰不定。意向易移。其弊必至此耳。古語曰。不見其形。願察其影。今陛下剛德之未充。是必有陰受其病者。而陛下特未之覺耳。因影知形。防微杜漸。勿使之彰著則善矣。眞剛在心。不在力。養剛以漸。不以暴。撫劍疾視。匹夫之勇。一鼓作氣。再則易衰。夫惟奮以大勇。而又有積習涵養之功。則剛德塞天地矣。陛下有堯舜之資。而甘與漢元帝、唐文宗伍。此臣所以憤懣不快。而欲一吐其愚也。狂僭妄言。罪當萬死。惟陛下裁幸。取進止。

右史直前奏事第二劄子

臣竊伏思念先臣某事寧考朝嘗進精神之說大要以爲人主運動天下其妙在精神寧宗欣然嘉納臣今復掇拾遺論爲陛下詳言之陛下新更大化日與大臣論道經邦精神之運宜可以光宅風動矣而中外多事蠹弊滋長因循歲月未臻厥成其故何哉君臣之間聚精會神之意常少而事物之來敝精勞神之患常多此正今日之大病也陛下每旦辨色視朝大臣奏事之後或間以臺諫之論奏或繼以百官之輪對而經筵早講已迫矣進膳之餘陛下復于宮中省閱章奏而晚講又且迫矣則是一日之中焦焦焉疲其精神不亦甚乎精太用則竭神太勞則敝此必然之理也況天下之事有緩急有輕重于其緩且輕者徐徐焉應之則可以併其精神于其急且重者而無失事之患今陛下既以聽政勸講窘于日力之不給而中書之務不問巨細內而庶政外而邊防叢委轇轕盡歸廟堂無一事之區處不關于念慮無一紙之申明不經于裁決雖曰機務總括之地勢則宜然亦恐執要御詳之道未必如是陛下與二三大臣有限之精神既已奪於泛泛之常程則夫急政大務所當靜觀默察者安得復有精神以爲之運用耶夫所爲急政大務者何也上而畏天下而愛民舉至大至重之責萃于陛下之一身陛下亦嘗思之乎迺月正元日風從乾來占爲兵起越三日月犯太白占爲強侯作難天下民靡敝立春之朝條風起西北占爲暴霜殺物粟踴貴驚蟄後一夕雪降非時占爲迫近之象又七日太白與塡星合占爲疾爲內兵既而隕霜之異果在寒食之後則春日所占不虛矣陛下覩茲變異惕然自反凡可以召和者無所不用其精神則陛下所宜專用其精神者也近者邵徐失守海亦旋棄新復州郡勢皆瓦解外虞既急內備又單維揚半

是北人。洞知我之表裏。事勢如此。眞可寒心。軍實隳于輕進。戍兵剿于屢衂。楞然空虛。何以應猝。況所在軍情。易于激變。殺官吏。焚州縣。如惠陽近事。漸豈可長。齊安隱憂。未容安枕。而豫章近地。幾致生變。推其所以致此之因。皆由帥閫久虛。素無鎮壓之勢。君臣上下。非不夙夜究心。然大抵緩急重輕。混而爲一。始欲俱急。而終至于當急者亦緩。始欲俱重。而終至于當重者亦輕。在彼既有所分。則在此者。必無所專。是亦可以悟敵精勞神之失矣。奈何因循苟且。不能奮然改其舊而新是圖。士大夫有憂國之心者。徒能仰屋竊歎。而無敢輒爲陛下言之者。雖言之。而陛下。亦未必能行之也。孟軻曰。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夫以堯舜之大聖。不以周徧爲能。而惟以急先爲貴。若之何悠悠泛泛。而欲治道之興起乎。是故善運其精神。則雖憂勤。而決無勞敝之患。不善運其精神。則雖勞敝。而反無憂勤之實。光陰迅速。歲不我與。陛下勿恃春秋之鼎盛。而遂輕用其精神也。臣忠愛之心。出于懇惻。惟願陛下與二三大臣。日夜聚精會神。勿以薄物細故。耗有用之力。必使志慮專于大政。規模急于遠圖。天下之事。綱舉目張。而太平不難致矣。惟陛下裁幸。取進止。

臣濫司記注。稽諸舊典。許令直前奏事。讀第一劄奏。臣所言。乞陛下充養剛德。讀至漢元帝、唐文宗。聖語問如何。某奏二君之果斷。不用于斥邪佞。而反用于逐賢人。此是二君不識剛德之眞。所謂眞剛者。須是當爲之事。則決于必行。不當爲之事。則斷在勿行。可也。陛下聰明。不愧堯舜。但剛德終是欠。雖曰天資難以勉強。然正要涵養工夫。眞實用力。臣不敢泛說。且以近日楮幣邊事言之。見得陛下剛德。有

所未至。聖語云。楮幣邊事。信是當今急務。讀至節浮費。懲贓吏。奏陛下近日聖斷。中外無不懽悅。更願務在力行。又讀至核軍實。聖語云。已行下根刷數目。各令著實奏來。讀至擇將帥。聖語云。帥才實是難得。奏臣以爲人才不可以小過而輕于廢棄。亦不可以未試而緩于任使。方今之患。正是有過者雖局熟而摘其瑕疵。未用者又以局生而難以嘗試。所以都成擔閣。此在陛下與大臣急爲區處也。聖語云。極是。極是。讀第二劄奏臣所請。乞陛下愛惜精神。聖語云。每日都不曾有少暇。奏陛下清心寡欲。專意經訓。可謂聖主矣。但目前瑣屑常務。固不足留聖意。而經筵講學。亦不必屑屑費其精神于傳注訓詁之間。只要領會大旨。推之以治天下。只是理會天下大事。中書之務亦如此。要須全把精神。提掇綱領可也。聖語云。朕嘗諭大臣。講明楮幣及邊備二事。其餘碎務。原不必勞神。奏陛下聖識。可謂高明。讀至畏天愛民。奏陛下聖德格天。所以比歲豐稔。聖語云。米麪價平。幸而得此。奏今歲若更獲一稔。則人心愈安妥。近日得雨之後。氣象甚佳。聖語云。是。讀至軍情不安。易得激變。奏陛下非不憂勤于上。而天下官吏。終是未能洗心易慮。確然爲公家任責。聖語云。正緣任責之人少。又奏陛下當養育精神。務令充實。上與皇天打作一片。下要事事合人心。教天下人悅服。大臣亦宜體此意。只將精神。專理會大事。今未免把事之緩急輕重。一樣都要好。滚來滚去。卻誤費許多精神。聖語云。極是。讀畢。奏臣所論充養剛德。愛惜精神。皆是切于陛下之身。願陛下更加精思而力行之。聖語云。卿言甚當。

論史宅之奏

臣猥以菲才。誤蒙陛下擢寘華近。每侍經幄。獲吐愚忠。願陛下保養此心。常常清明靜一。則一言一動。皆可爲萬世法。若有毫髮私意介乎其間。雖朝夕講論。而躬行有戾。揆之于心。不能無歉。是非毋自欺之義也。陛下不以臣言爲忤。過加獎納。臣感激思奮。以爲幸遇聖明。有事安敢不言。有言安敢不盡。臣竊見近者。中外驚傳。陛下特形御筆。謂朕欲全功臣之世。而人言不已。戒飭史宅之等。安分畏法。益加戒謹。仍令自今中外臣僚奏章。毋得擠摭。務存大體。以副朕終始元臣之意。萬一有此。深爲陛下惜之。且陛下卽位于茲。十有二年矣。而柄臣專國者十年。太祖太宗之綱理天下者。幾至大壞。而不可收拾。迺前歲之冬。陛下躬攬萬幾。名之曰更化。震霆發于久蟄之餘。赫日耀于積陰之後。太平之期。雖未立致。然旣解弦而更張之。亦庶幾其可望矣。今一旦布告中外。明敕臣僚。毋擠摭舊事。若是則自端平元年以來所更之化。天下咸曰。是更柄臣之弊政。今保全元勳、禁絕人言之札。一頒天下。必又潛疑竊議曰。是將更端平元年以來之化矣。天下喁喁之望何賴焉。太祖、太宗、在天之靈何賴焉。且陛下亦知夫言路之通塞。乃治亂安危之所繫乎。更化之初。言路嘗一闢矣。邇來廷紳。竊窺陛下有厭聽忠言之微意。直聲不聞。習爲喑默。今陛下又從而隄障之。遏絕之。臣恐中外之臣。以言爲諱。雖有至大至急之事。陛下亦不得聞矣。陛下端居蓬濩之宮。試默省此心。必知御筆之頒。有惕然未安于中者。陛下苟心知其非。而公不足以勝私。則是自欺其心矣。其與陛下御經筵之時。臣進勿欺之言。而欣然嘉納之際。毋乃大異乎。陛下聰明睿智。照臨萬方。近又並命二相。作新庶政。乃于此時。降禁遏忠言之手札。以消天下讜直敢言之氣。傳之中外。其謂陛下

何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誠使柄臣有功。何厭人言。使其有罪。言何可塞。臣謂御札之頒。本欲禁人之言。而反激人之怒。如川之防。必至大決而後已。陛下視今爲何如時耶。中外多故。患在不測。陛下日夜兢畏。猶懼不足。乃欲以方尺之紙。鎮服人心。君臣上下泰然自安。盡忘憂惶恐懼之意。其可乎。人情安則舒肆。危則憂畏。舒肆若安也。而終反危。憂畏若危也。而終乃安。陛下欲全史氏一門。則當使之常有忌憚公議之心。如一撤其閑。將以愛之適所以禍之也。況宅之兄弟。久處富貴。涉歷未深。正當左右詩書。遵蹈繩檢。不致貽譏清議。乃可植立門戶。故御札未必能福史氏。而公議乃可以全史氏也。陛下遽可輕發而不爲之熟慮歟。臣愚欲望陛下。察臣區區之愚。如御札猶未宣降。固當泯其形迹。若其已行。勿嫌反汗。亟賜收回。庶幾慰愜輿情。通達言路。以不失更化之初意。臣觸犯天威。出于忠愛。不容自默。惟陛下裁幸。

中書舍人直前奏事劄子

臣恭惟陛下。軫國步之多艱。憂更化之未效。特發容斷。並命宰輔。陛下此心上通于天。中外臣民。疇不鼓舞。臣竊謂宰輔之職。固貴乎專。亦戒乎太專。不專則責不歸一。太專則失于獨運。陛下知左揆之忠直無他腸。而恐其勤勞太過。不可以無助也。于是置右弼以佐之。陛下之心。不過如是而寡見淺識者。妄窺形似。謂聖意將有所移矣。陛下察右弼之老成有素望。必能長慮卻顧。共圖國事也。于是使濟左揆之所不及。陛下之心。不過如是。而旁睨竊聽者。又揣摩意見。謂聖心將偏有所重矣。並命二相。可謂至當。而紛紛之論如此。臣謂陛下英斷奮發。雖莫過于此舉。而二相之事陛下。乃莫難于此時。何難爾。難于塤篪之相

應。金石之相宣。如有虞濟濟之盛時也。雖然。是不難。天下萬事。莫善于公。莫不善于私。房玄齡問正主庇民之道于王通。通曰。先遺其身。能遺其身。而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爲心矣。世之爲大臣者。未嘗不自謂能遺其身也。然身若何而可遺。必方寸洞然。無一毫之私意。而後能遺其身。必不市恩。不修怨。不相傾相軋。而後能遺其身。必天下之所謂君子者。進而用之。天下之所謂小人者。黜而遠之。凡親故蚤緣。私相援引。陰相囑託者。一切屏去。而後能遺其身。若夫任私意。矜小智。徇偏見。聽邪說。胸中膠膠擾擾。非眞有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之心。則何足以爲至公。臣之所謂公者。非曰外焉示公而已也。貌似同心。而中生矛戟。烏在其爲公耶。是故專制擅決者。固不足以爲公。而徘徊猶豫。善避形迹者。似公而亦非公也。勇往好勝者。固不足以爲公。而謙遜畏抑。務爲小心者。似公而亦非公也。何則。宰輔者。國家之柱石。柱石不牢。大廈將顚。而何謙遜畏抑之有。且非獨大臣之身爲然也。彼與之謀議者。豈無素相厚善。託以心腹之人哉。若其中立不倚。徇義忘利者。侃侃正色。爲謀必忠。是固有益而無損矣。如其內懷顧望。各有所主。則造作語言。緣飾事端。讒間之隙既開。交鬬之風滋熾。于是朋黨之論興矣。用一人焉。彼以爲此之黨。此以爲彼之黨。而人主始莫知所適從矣。行一事焉。彼以爲此之私。此以爲彼之私。而人主始惑于聽聞矣。無事之時。倡爲此論。猶慮簧鼓是非。徒亂人意。況當中外搶攘。事變蠭起之際乎。方今至大至急之務。亦多端矣。楮輕物貴。民不聊生。一也。軍情動搖。志在好亂。二也。敵人窺我。將謀大舉。三也。闔外諸師。不相協和。四也。凡此者。皆付之悠悠泛泛。不肯出力。爲公家遠計。而朝夕所從事。不過互相猜疑。迭

求勝負久而習慣愈激愈甚明主臨朝慨歎惟曰其如朋黨何士大夫相與私議亦曰其如朋黨何此正唐人所謂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今雖未見其形而兆已先見矣先見之迷不務防微待其彰著不可掩乃欲從而救之不亦難乎本朝朋黨之論惟韓琦當國有以消平調一之遂使兩黨之迹渙然冰釋琦既罷相黨論復起諸賢斥逐無虛日而小人忌琦者獨少其後扶持善類琦力爲多臣願以此事爲大臣勉元祐之初聿新庶政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倡調停之說宣仁聖烈皇后疑不能決蘇轍抗章謂大臣若正己平心爲安民靖國之計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宣仁是之臣願以此語爲陛下獻雖然抑臣又有深于此者蓋人主之英斷不自外生當由心出臨朝之時尊嚴若神未足爲英主也要必無纖介嗜好汩其澄明之性則發爲英斷自然有不可玩者如其齋莊于路朝而舒肆于燕私酒色觀游便辟側媚凡所以熒惑耳目感移心志者有一于此則國家大事其精力必有所不及其志慮必有所不周大臣見其然也亦且憂懼悶鬱之不暇而況權勢之相偪黨與之相擠日夜圖維各求其自全之計國事將誰與任責耶大臣既不任責則人主之腹心耳目不得不寄于所親信之人凡在左右者幸其有可乘之隙則點白爲黑以紫亂朱將何所不至哉然則探本窮源又在陛下正身以率下而已舜之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此責在大臣也臯陶之賡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此責在人主也臣竊觀今日並命二相之後而有一人焉不能平心以徇公則將先之以猜疑而終之以朋黨有猜疑之萌則股肱不可謂之喜聽朋黨之說則元首不可謂之明臣非敢爲是過慮也誠見今日通國

上下。惟知患在外敵。而不知憂伏蕭牆。惟知變在兵寇。而不知禍起縉紳。是以懇懇恳忠。不知忌諱。惟陛下與二相。深思舜皐陶之言。而亟圖之。天下幸甚。祖宗幸甚。取進止。

某口奏。陛下並命二相。天下莫不欣悅。爲二相者。所當各盡公心。勿徇己私。則可以上副陛下委任之意。讀至陛下置右弼。俾助左揆之所不及。玉音云。朕意正是如此。外間何爲有紛紛之論。某奏。天下事有一必有兩。兩則易于不一。惟英主有以一之。漢文帝嘗並相陳平、周勃矣。一則智謀。一則重厚。有文帝在上。雖是二相。而亦歸于一。然則今日何慮紛紛之論。惟在陛下一人而已。讀至莫善于公。莫不善于私。玉音云。極是。某奏。主意所向。人情之所趨也。主意向左。彼則趨而左。主意向右。彼則趨而右。陛下不可不察人情之所趨。趨之之初。未遽見有大害。趨而不已。分朋植黨。自此始矣。讀至讒間之隙既開。交鬬之風滋熾。而朋黨之論。于是乎興。玉音云。此事極可慮。又云。朕嘗宣諭大臣云。朕並命兩相。正賴協心共濟國事。卿等宜深體此意。某奏。陛下聖諭極當。讀至人主之英斷。不自外生。當由心出。某奏。臣在講筵。每奏陛下。此心所宜常常清明。不可稍有昏蔽。陛下責宰輔以協心。須是陛下先自正心可也。今亦是敷述此意。讀至大臣既不任責。則陛下之腹心耳目。不得不寄于所親信之人。凡在左右者。幸其有可乘之隙。則點白爲黑。以紫亂朱。將何所不至。某奏。陛下于此。不可不著精神。若使大臣不任責。而左右得以乘其間。彼之巧謀詭計。于不知不覺之中。入陛下之胸腹。此其利害不小。玉音云。此果是利害。不可

不察。某奏。陛下之言及此。宗社之福也。讀畢。玉音又問。自除二相。不至有嫌疑否。某奏。陛下以赤心委任二相。二相俱賢。何至遽生嫌疑。但臣所謂人情之所趨。各有偏徇。若陛下無以一之。卻恐嫌疑從此生。且如目今中外多事。可謂甚矣。左揆一向辭避。右弼又一向畏遜。若各事形迹。深恐耽閣國家事。無人承當。緩急之際。將若之何。某又奏。近日廣寇已平。京口叛卒不用招安。盡行誅剿。國威稍伸。又雨澤霑足。雨後快晴。一飽可望。但邊境可憂。須及今勉二相。如救焚拯溺。速作措置。玉音云。人情好亂。誠爲可慮。某奏。陛下所以當日新盛德。剛健不已者。正將以弭禍亂之萌也。若陛下不進德。大臣又不任責。以好亂之人情。激成事變。直易易耳。陛下以臣此劄。宣示兩相。俾其力行一箇公字。玉音云。卿議論極當。示兩相。遂退。

蒙齋集卷六

奏疏

論履畝劄子

臣仰惟陛下一念愛民上通于天急聞讜言如恐不及臣竊伏思念計田輸券此事大非得已必須施行之際倍切謹審勿謂指揮已出憚于參訂致貽後悔及今明示德意務體下情使人戶曉然知朝廷寬恤之心庶不致激成他患今謹條列于後　一指揮內一條人戶所納官會各州軍截鑿一角發解朝廷臣謂令各州軍截鑿不若令人戶自鑿齎赴官司何則官司截鑿人戶弗信許人鑿納大信乃昭或謂人戶鑿納必有夾雜僞會之弊殊不知此雖有之然其弊亦自有限況只鑿一角眞僞自可稽攷若從官司截鑿彼直謂以空言紿我將來官司仍前發出行用則彼固已有怨忿之心矣人情不甚相遠如許其自鑿以納官則心不疑目前雖有輸財之苦亦知會少而價增異日可以獲利庶幾其不怨大凡處事當體下情朝廷但知出令不可屢改不思怨謗一興勢須改令與其改于怨謗既興之後孰若修于怨謗未形之先或又謂我但眞行截鑿足矣何恤人言殊不知朝廷用度目今窘急州縣揣知此意必有密獻不必盡鑿之說者朝廷處匱乏至極之際萬一惑于其言豈不中天下之疑縱使不爲逢迎者所惑然人之疑心難以家至戶曉必曰截鑿一也何苦不許人戶爲之而官司必欲自行之耶臣之愚只是一箇信字使天

下曉然無疑而已。一指揮內一條。令各州軍。拘人戶納官會。分爲六限。每限半月。計三月可足。以臣觀之。將來人戶輸納不時。州郡必致申請朝廷。與之展限。恐限內先納者。皆是畏謹及貧弱之人。違限不納者。卻是頑梗及巨力之戶。朝廷今者施行。正欲恤貧小。然究其流弊。反使強家濫被寬恩。而弱戶先受督責。豈不倒行逆施耶。臣欲反此說而用之。令州郡先催形勢有力之家。立定期限。不許申展。一則頓改收買會價。必然驟長。二則不墮勢家之術。希望展限。以求幸免。三則貧小者。見州郡嚴于大家。其心大服。彼大家者。事力有餘。于限內責其必納。更復何辭。待大家納足。後催中戶。中戶力雖稍薄。然彼皆各自愛惜。自能依限輸官。末後視所收多寡如何。斟酌事體。催貧小之戶。或已納數多。則朝廷施行寬恩。可使貧小者。霑被。大凡作事寬嚴並用。如此措置。誠爲兩得其宜。右開具如前。委是利便。斷可施行。免致後悔。伏候敕旨。

再論履畝劄子

臣竊惟近日收減會子。指揮令人戶有田一畝。輸會子一貫。分爲六限。三月而足。臣嘗奏論。州縣奉行。往往不體朝廷之意。致使中下之戶。先受督促之苦。其豪家巨族。與吏表裏。不以時輸。此大弊也。謂當先督形勢之家。嚴示約束。如期輸納。陛下既然臣之說。臣退而告諸宰輔。亦謂可行。日後續降指揮。而猶未也。臣亦聞其說矣。蓋曰。勢家競買。則價驟增。然後催中戶以及下戶。反收貴價之楮。甚而無可買者。非所以利貧弱也。臣竊以爲過矣。今惟憂楮之不貴。不必憂楮之太貴也。楮貴而無可買。正自可賀。有何可憂。朝

廷見下戶之無可買也。則寬恩可施矣。此所以利貧弱也。而何不利之有。或又曰。勢家迫之太急。恐滋怨而激變。此亦過計也。輸財助國。自古有之。況自故相當軸。士大夫不義而取之者多矣。今以前日之所漁取者。還以爲公家之助。非父祖生產。作業傳諸子孫者也。何至遽生變耶。朝廷處事。往往當憂者不憂。而不必憂者。反以爲憂。何謂不必憂。士大夫決不因此而生變是也。何謂當憂。臣濫攝銓曹。仍兼西掖。日日書黃。及書塡綾紙。紛然不勝其多。此等皆號官戶。然而未必盡鬻爵也。用兵以來。竄名功賞者。皆妄庸無賴人耳。又近年朝廷給降祠牒。不計其數。極目村疃。盡化緇黃。寺觀之內。童行少而僧道多。大槩皆橫目無知之人。此等易于爲亂。不若士大夫之有所顧惜也。乃置此不憂。而獨憂士大夫何耶。且有力之士大夫。亦猶有力之寺觀耳。今一分之行。將先寺觀之大者乎。抑先其小者乎。如謂勢家不可先督。則寺觀之大者。亦付之徐徐云爾而可乎。論者又謂。兵法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今不先督勢家。此亦不攻堅之意也。臣以爲國容軍容。各有不同。兩陣相對。志在決勝。則攻瑕可也。撫柔此民。恩意綢繆。而先治貧弱可乎。或又謂子產有言。安定國家必大焉。先臣亦以爲不然。鄭蕞爾國。伯有伯石之徒。逞暴恣行。視公室何有。故子產濟之以弱。今朝廷清明。法度整肅。上下一心。安得以列國爲比。故臣謂今日之事。所以牽制而不敢斷者。一言以蔽之曰。未能盡捐私意而已。姑息于形勢之家。而不念貧弱之戶。此病何自而發哉。私意未克。剛志未決故耳。譬猶治沈痼之疾。當使元氣不傷。而疾自去。爲庸醫者。烏喙大黃。輕于嘗試。無救于疾。而氣先耗矣。計田輸劵。此用烏喙大黃之喻也。毋用于貧弱。而獨用于形勢。則可以全安而無

害。否則殆哉。臣十有八日。侍經帷。陛下語臣曰。條內司有田七萬八千餘畝。若以收減會子指揮言之。亦合照數輸納。今欲特降十萬貫。赴封樁庫交納。以充收減之數。臣仰見陛下急救楮幣。自上率下。無所吝惜如此。臣力贊陛下此舉。足以大服人心。已而伏覩指揮。一一皆如聖諭。又見陛下言行相應。勇于斷制如此。夫以陛下。尚且爲天下倡。而士大夫。獨不能爲衆人戶倡乎。臣愚欲乞睿斷。行下諸監司。專主先督勢家之說。過期不納者。必罰無赦。如州縣奉行不虔。縱胥吏與勢家爲地。抵拒拖延。慢上之令。則監司定將守令按劾。如監司曲爲庇護。不卽發覺。許臺諫糾察以聞。自昔聖王之治天下。不過寬嚴並用。各得其宜而已。嚴于監司守令。以督形勢之家。待輸納數多。楮貴物賤。則貧弱之戶。大示寬恩。編此方表。陛下憐貧恤小之心。上通于天。是亦祈天永命之一助也。臣疊冒天威。罪何所逃。惟陛下裁赦。

再論履畝劄子

臣近者。伏覩朝廷履畝收劵指揮。退而精思。畫爲兩條。一曰示信。官同人戶。截鑿。使天下知的然有收減之實。而不至溺于空言。二曰恤小。先督形勢之家。使天下知貧弱者。其末必寬。而不至流爲虐政。終始兩說。言之懇切。至于再三。欲乞備聖旨。分明行下。而側耳未有聞焉。臣自知誠意不足感動。然終不敢喑默。遂已者。蓋履畝本非仁者所當爲。乃大不得已而用之耳。于大不得已之中。而行之有方。足以救楮幣之窮。則公私俱便。亦未可全謂之不仁也。自昔朝廷行事。而犯不韙之名。天下不諒其心。往往激成大禍。熙豐犯新法之名。誰復諒其興起治功之心。建紹犯事讎之名。誰復諒其與民休息之心。開禧犯開邊之名。

誰復諒其恢復故疆之心。然則今日犯履畝之名。而欲人諒其急救楮券之心。亦可謂甚難矣。雖然。果能行臣示信恤小之說。則天下知吾不以空言欺天下。而使天下貧弱之戶。終被寬恩。則猶可救藥也。臣聞諸道路。自此令之出。大家巨室。雖睨視未動。而大寺觀主首之桀黠者。巧謀詭計。已窺伺朝廷之意向。有欲挑包散衆者矣。有欲鬻常住之產者矣。大者既然。小者胥傚。勸諭之術既窮。必將厲威刑以迫之。當是時。強有力者。營關節。託聲勢。足以自庇。而繫纍笞箠。以應官司之期限者。皆弱小者也。鄉村小寺觀。緇黃猥雜。何可勝數。彼豈皆畏法循理之人哉。且何獨寺觀爲然。如鬻爵冒賞之村夫。與亡沒官戶之不肖子。平時常賦。猶不樂輸。今迫以出錢。是無故剜其肌肉也。彼又豈肯俛首帖耳。受繫纍笞箠之苦耶。縣道差人催督。始以抗拒。抗拒不已。繼以毆擊。其間巡尉不識事體。奮臂爭鬬。則激變挺禍。自此始矣。此猶曰將來之患也。只如目前。科配會子之數。亦自難行。蓋緣田有肥磽。苗有輕重。產錢有多寡。在在不同。難以拘泥。且以臨安言之。自十畝以上至四十畝。均納苗一石。此則田愈磽。則苗愈輕也。其他州縣。有反此者。苗極輕者爲上田。苗極重者爲下田。產錢之不等。亦復若此。槩曰履畝。豈能遽得平耶。行法不平。則乖爭之端已見矣。近聞上戶。已有一種議論。皆謂倉卒之間。買券未辦。吾之歲收惟有米耳。朝廷當此稔歲。儲米爲荒歉之備。亦爲有利于國。爲此說者。乃窺測朝廷名爲收減。而實則橫斂耳。嗚呼。陛下之心。曷嘗爲謀利而出此令哉。彼見截鑿之令。未必果行。故以利心量我耳。臣一聞此語。卽披瀝肝膽。對衆言之。其語乃塞。若陛下不肯明白截鑿。亦使臣虛負斯言矣。臣所以極陳事理。如上所云者。大要欲陛下知天下人情

如此。知天下揣摩意向如此。知天下求爲脫免之計如此。則陛下豈能家至戶曉。又豈可刑驅勢迫也哉。反覆思慮。惟有臣之二說。示信以釋天下之疑。恤小以消天下之怨。寓德意于號令之外。回陽和于肅殺之餘。使天下諒陛下之心而已。臣更有一說。天府者。天下州郡之所取則也。畿漕者。諸路監司之所視傚也。行之有道。守之不移。必當衆截鑿。必先催形勢。以此推之天下。大書榜帖。揭之通衢。有目者見。有耳者聞。咸曰示信如是。恤小如是。孰不以天府爲準。以畿漕爲法。遍天下欣然聽從也哉。如商邑無以爲四方之極。則外之分符持節者。且將有辭于我。以爲近甸尚不能行。而何以令天下。志卑者苟且逃責。而好高者解印綬矣。苟悅有言。榮辱者賞罰之菁華也。陛下有此菁華。而不善用之。臣謂宜宣召顏熙仲、趙與籌。諭以陛下至誠惻怛之心。所宜上下交相孚洽。其州縣有不擾而辦者。首加褒擢。而不然者。必罰無赦。菁華發用。則人心興起。仍乞陛下宣諭宰輔。所有中書之務。不繫大體者。權令執政分押。不必盡勞宰輔。爲宰輔者。專以擇監司郡守爲務。下至縣令。亦合人人知其才之短長。與其用心之邪正。今者出堂甚晚。儘可會聚掄材。如更欲廣其見聞。則當進侍從而博詢之。既知之矣。然後揀選疏剔。斥其不善者。而獎其循良者。如監司郡守。果有風力。待其績效既成。雖驟寘清華可也。譬如人之一身。精神周于軀幹。則可以常安而無疾。今中書汩汩于細務。而精神不周于事幾。臣之所甚惑也。嗚呼。撫太平無事之運。人誰不以爲易。今外而邊事方殷。內而又倡爲履畝之說。此何等題目。既不得已而犯之。必磨淬精神。求以善其後。庶不至于大可悔恨耳。奚獨宰輔當然哉。陛下之精神。所以鼓舞羣動者。尤不宜有一息之宴安。而使天下

有一夫之怨讟也。漢武帝席文景富庶之餘。患國用不贍。用桑孔輩。不過更錢幣、算舟車、數事。尚不曾行履畝之下策。而猶不免乎海內虛耗。至下輪臺詔。封富民侯。僅能轉危亡爲安存。況今日乎。陛下如視爲等閒小事。無庸過慮。方且聽不必盡行截鑿之說。而自悖收減之初意。動搖于左右浸潤之言。而形勢之家。與夫大寺觀。得以內降脫免。此又陛下自撓其紀綱。而他人無所致力者也。惟聖明以社稷生靈爲念。察臣狂瞽之言。原臣屢瀆之罪。及今續降增添德意指揮。而毋致後日下哀痛之詔。力遏請謁動搖之漸。而毋輕蹈御札已事之轍。臣不勝大幸。

陳時事疏

臣竊謂今日事勢。不當論安危。當論存亡。夫關于國家存亡之最急者。莫急于北邊。秋高馬肥。必謀大舉。傳聞將以三路並進。阿齊台與逆全妻。將自山東窺我淮甸。蘇布特將自木波界窺我西蜀。布占將自陝州窺我襄漢。萬一果如所聞。國家何以禦之。布占本主和者也。近者淮安兵叛。布占舉兵相應。所以致此者。蓋亦有說。武僊田八。敵之深仇。襄州輕于接納。已爲失策。李伯淵又以詐奪阿達馬。由是布占之怒愈甚。然則和好已難諧矣。始輕戰而挑敵。中議和而款師。今戰既不可。和又不成。勢甚迫矣。尚覬和而忘備。悠悠度日。敗在眼中。奚止累卵之危而已哉。然則爲今之計。不破拘攣之格。顯幽拔滯。則眞才必不出。不除張皇之禁。披肝露膽。則下情必不通。不掃塵穴之務。一意憂邊。則神志必不專。不去浮淫之蠹。舍虛就實。則功程必不著。不振朝廷之綱。信賞必罰。則氣勢必不奮。不併江淮之勢。合異爲同。則事權必不一。不

察卒伍之情賑乏賙急則軍心必不安此皆通國之人明知其當然而上之人遲疑顧慮不能果于有爲者正以未知其職耳夫天下之所以治安者以內外上下各得其職也欲守邊人人稱職必先任大閫者不失其職欲閫寄人人稱職必先臺諫給舍不失其職欲臺諫給舍人人稱職必先廟堂之上不失其職今兩淮荆襄四蜀衝要之地處處枵虛色色鹵莽身居大閫一不暇問朝夕之所計慮者不過互相猜疑巧爲傾陷謀邊甚疎謀身甚密外諜甚拙內諜甚工讎敵甚淺私讎甚深帥臣若此邊守何責臣所謂必先閫寄不失其職者此也自輕啓兵端經營京洛喪師辱國愁痛尚新恥過作非復事唐宿委棄軍實取笑敵人繩以國法罪何可逭而臺諫給舍重于抗章國有邱山之損罰無毫毛之加精采既頹折衝何賴臣所謂必先臺諫給舍不失其職者此也范葵久處淮襄朝廷未得其代甚類一則杜杞二則杜杞之說此在廟堂平日儲才耳昔之儲才者豫事先定某死則某代之今事急矣何暇言儲敗徵既形勢當更改臨敵易將之疑此拘常襲故之論不足信也亟求可代者大作規模幷謀合智推誠付託勿掣其肘事力雖匱不可吝財兵難豫度不可中御任責在閫寄而主張在廟堂讒言莫入論議歸一庶或有濟今閫寄之誤國者臺諫給舍不敢言而廟堂亦不問使代之者果得其人臺諫給舍或以風聞動搖而廟堂又輕信之則國事去矣臣所謂必先廟堂不失其職者此也而臣又有疑而未喻者天下之事緩則緩圖急則急著今處呼吸危亡之秋而不厲臥薪嘗膽之志習雍容鎮靜之量而不爲救焚拯溺之舉方且牽于常調拘于吏議豢于苟安惑于坐談大敵臨前束手無措則不得已而行守江之下策淮襄既不可守江其

果可守乎。今淮襄尙無恙也。不肯破拘攣之格。不肯除張皇之禁。不肯掃塵穴之務。不肯去浮淫之蠹。不肯振朝廷之綱。不肯合江淮之勢。不肯收卒伍之心。坐待北風一起。遠近響震。則財爲誰之財。民爲誰之民。與其一擲而輕棄曷若先事而亟爲。與其疑醫而待亡。曷若信醫而圖存。自古有病者未必死。而諱病者必死。今朝廷諱言病矣。縱使開不諱之門。而未能確然信任可用之人。束縛繩墨。靳吝脂膏。不捐反間數萬之金。反聽市虎三至之說。臣恐敵不在外而在內。兵不動草地。而起于蕭牆矣。抑臣復有愚慮。請盡瀝衷忱。爲陛下精言之。孟軻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此言人君當納其身于戒謹恐懼之地。雖有敵國外患。乃可爲進德之助也。強敵迫我。人皆憂畏。臣獨謂陛下進德之機。正在于此。伏願陛下。杜女謁。遠閹宦。戒旨酒。親忠賢。精明不衰。則昏怠不起。畏忌常存。則邪僻莫干。凜凜然常有履霜堅冰之念。而後可以壯元氣。消外患。強中國。禦敵國矣。臣猥以淺學。備數經帷。正以推明經義。論說古今。開導上心爲職。臣今此疏。自廟堂臺諫給舍。以至閫寄邊守。皆以不失其職爲言。臣豈不自知其職乎。若陛下乾剛日進。敬心匪懈。處宮闈如坐朝廷。對妃嬪如對儒生。則無怠無荒。而四夷來王。天下將曰。講說之官。不失其職如此。如或不然。純一有間。怠荒乘之。緣飾雖多。眞實反寡。則淸議將以臣之責人者。移而責臣矣。豈不甚可懼歟。臣赤心愛君。不識忌諱。盡吐肝膈。惟陛下裁赦。

是日上不視事。繳進前奏事劄子

臣聞處事勢孔棘之時。與常日不同。有大斡旋。則可以運動事幾。有大力量。則可以鎭壓人心。有大識慮。

則可因消伏變故。史册所載。亦可覩矣。胡爲今日之事。獨不然耶。邊遽方聞。窘態已露。楮幣一事耳。論說紛起。施行倉卒。實效未獲。疑謗先騰。臣甚惑焉。且克敵一軍。疽根伏藏久矣。諸帥不協。互相猜貳。狼子野心。竊窺間隙。于是潰決而不可制。任閫寄者。各執所見。朝廷持兩可。而聽其所爲。遂折而歸于招之一說。然既招之後。憂慮萬端。今邊報又急矣。敵犯鳳州。又犯蔡息。三道並進。已驗于此。浮光棗陽。久闕正守。此爲何時。拱默坐視。齊安制閫。精銳消沮。潯陽江面。守備尤疎。朝廷非不明知。奈何不爲拯溺救焚之計。而尚爾遷延玩愒耶。自古主于綏懷。則不輕用武。主于敵愾。則不屑招納。今既許其勦。又許其招。雜用錯施。初無定守。有謂秦鞏不可棄者矣。而又惑于鞭不及馬之論。有謂秦鞏不可納者矣。而又搖于獸窮則搏之說。委恢、珙、以通好于布占。然今之窺我者布占也。和安可輕信。任范葵而加兵于唐宿。然今之爲吾患者唐宿也。兵豈可輕舉。首鼠兩端。莫知所決。宵旰之憂。其有既乎。履畝輸劵。可謂下下之策。曩嘗議及此矣。其時尚畏公論。未敢犯此惡名。遽改而爲鬻祠牒之舉。已而怨謗譁然。亟從寢罷。曾幾何時。今又歸于履畝。鬻牒信不美也。猶有物以予之。今履畝則白取矣。鬻牒敷配。僅及大家。今履畝雖云有官之家。而七色雜流。與已仕而亡歿者。咸不免焉。則所及者。亦泛濫矣。一命之微官。與故官之子孫。伏臘不周。事育不繼者何限。今乃使與宵官顯爵。家溫祿厚者。一槩同科。州縣之吏。不能皆良。觀望回護。避貴虐賤。有力者頑未應令。而追呼迫促。破家蕩產。悲痛無聊者。大抵皆中下之戶。先受其害。昔之謀國興利。貽笑千古。若括商。若僦質。若稅間架。若除陌錢。彼豈以爲得已不已耶。蓋亦曰。不得已而爲之耳。然上焉不得已而虐

其下。則下焉亦不得已而叛其上。涇原之變。此亦激于不得已之至耳。非獨前古然也。本朝熙豐間。若青苗。若助役。若市易。若手實。彼其施行之初。人言籍籍。主國論者。惟曰。是不足恤也。然始于不恤人言。而終于不恤國家。被害之民。在在嗟怨。我不恤彼。則彼亦不恤我矣。王安石誤國之罪。至于激成靖康之禍。皆不恤之一念爲之也。然則爲今邊事之計當如何。曰。臨敵雖不可易將。宜急擇忘身徇國。有謀知義之帥。以爲之儲。和戰雖不可執一說。宜痛懲獨運秘密之弊。使舉朝羣臣。皆得以獻其謀。屏目前常程細務。而廟堂謀謨專一。以料敵制勝爲急。令淮襄四蜀之血脈。俾與朝廷爲一家。而無一毫壅閼蒙蔽之患。則邊事其庶幾矣。爲今楮幣之計當如何。曰。行法自貴近始。凡將相勳戚之家。斷不得夤緣幸免。而使貧弱者。偏受無窮之毒。恢宏朝廷寬恤之意。凡產去稅存。有名無實者。一切務從闊略。勿爲迫促急蹙之態。以激天下等死之心。昭示大信。上下交孚。勿使疑吾徒有截鑿之空言。而終行刓忍樁留之實意。收愈多則數愈少。數愈少則價愈昂。非獨國利。亦爲民利。則楮幣其庶幾矣。顧臣迂愚之質。實懷體國之忠。每見聖主有仁心仁聞。而今乃爲寧考所未爲之事。二揆潔已奉公。而今乃爲故相不屑爲之舉。心誠痛之。故嘗謂厥今有大患。下人輕上。幸災樂禍。此風滋長。眞可寒心。若邊事區處合宜。楮幣施行有序。尙可弭輕量之心。消意外之變。如其不然。邊事搖軍心于外。楮幣搖人心于內。內阻外訌。不亦岌岌乎殆哉。臣之愚策。如上所陳。吐自肺肝。不識忌諱。惟陛下裁幸。取進止。

乞降招撫諭四蜀劄子

臣竊惟敵兵犯蜀。憂慮萬端。今趙彥吶隔在仙人原。音問久曠。陳隆之離興元。見住米倉山。高稼在沔州。亦無音耗。朝廷就令四川總領安癸仲。撫諭軍民。陛下宜降手札。勞勉制帥。及撫諭使。又宜命詞臣莫詔。具述陛下憫傷蜀民。曩經敵兵蹂踐。痛猶未定。今又重遭兵禍。皆由和戰不決。舉措不審。召釁納侮。悔其可追。老弱死于流離。士卒戕于鋒鏑。惕然愧懼。食息靡遑。即此大意。更加深切。庶幾遠民。明知上心。亦使軍士。生其氣勢。臣之愚慮。蓋見故相當國。以言爲諱。詞臣揣摩意見。多所避忌。語不懇惻。豈能動人。陛下更化以來。曠然與天下爲公。今者詔旨丁寧。所貴明白洞達。臣不暇遠引三代誥命。只如漢武末年。兵戈不息。深陳往悔。吐自肺肝。與夫唐德宗奉天詔書。自謂天譴不悟。人怨不知。痛心靦面。罪實在予。下至封敕。草陣傷邊將詔。有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如此等語。頗得王言之體。願陛下明諭詞臣。使之展意。無所依違。敕書誕敷。將見歡聲如雷。賈勇敵愾。敵兵不足慮也。僭瀝愚忠。惟陛下採擇。

奏備邊四事劄子

臣濫叨班綴。賜對便朝。竊見陛下軫念邊疆。憂形于色。微臣恨無良策。少濟時艱。姑竭愚慮。畫爲四條。皆至緊至切。汲汲行之。如拯溺救焚。庶克有濟。其一曰。固江陵以重上流之勢。臣聞去年。撥襄、鄂、隨、郢、復、岳、德安、漢陽、信陽、等府州軍。屬沿江副司。而置司于鄂州。撥江陵、均房、歸、峽、光化、荆門、等府州軍。屬荆湖副司。而置司于江陵。襄陽距鄂州千里。而聲勢不接。江陵介居襄鄂之間。而孤城無助。今德安、棗陽、隨、郢、襄陽、皆破。而復州與信陽、漢陽、僅存空城而已。均、房、光化、歸、峽、荆門、或破或潰。而江陵遂成孤立之勢矣。顧

乃責沿江副司。以復襄陽。責荆湖副司。以守江陵。地勢既相隔越。事權亦復不專。彼此牽制。恐必至于蹉跌。莫若以荆湖諸郡。仍舊併歸一帥。總治江陵。且撥湖南九郡以隸之。庶幾形勢便順。事力從容。經理上流之策。莫急于此。其二曰。堰瓦梁以壯東淮之防。臣聞敵人往年。首犯襄陽邊境。連年遂入西淮。至去冬又擾東淮。直抵維揚。三邊之禍。歲甚一歲。今荆襄既已失陷。止守江陵。孤城危迫。西淮屢擾。蕩然無藩籬可恃。儻東淮守禦。又復不固。則敵馬旦夕飲江。而江浙之地。俱震動矣。當此之時。豈容玩視而弗戒乎。昔孫吳築瓦梁堰。以抗強魏。形勢倚賴。江南之境。恃以爲安者六十年。至南唐李氏。未嘗不悉力經營。無如堰未及成。而淮已盡失。今制臣建議。修復故基。病于工力浩瀚。迫不及辦。宜從朝廷亟助其費。乘此強敵暫退之時。作急經畫。併日興工。庶幾猶可有濟。其三曰。處流民俾復生業。臣聞淮上之民。少長習于兵革。爲國保障。其力居多。去冬敵騎奄至。西淮義勇往往憤激思鬬。而任邊閫者。惟恐摧鋒而怒敵。但知撤花以媚寇。驅逐老弱。焚蕩生聚。以爲清野之計。重以敵馬蹂躪。腥焰熏炙。淮上之民。扶老攜幼。渡江而逃者。不可勝計。朝廷不以爲念。勞來之使中輟。賑貸之令徒頒。彼留江南。則無所得食。返江北又無以爲生。不亟圖之。非但外失捍敵之利。必內重蕭牆之憂。臣愚以爲。宜申飭江淮帥守諸臣。亟行賑恤。以示恩惠。朝廷亦合貼助支費。假以資糧。俾得各復生業。或團結鄉社。以助聲勢。或揀刺義勇。以塡闕額。或選擢材武之人。優補軍職。兼此數端。實區處淮民之切務。其四曰。責邊閫遣回敵使。臣聞比者。朝廷已嘗戒飭邊臣。遣回敵使。中外之人。方幸廟謨堅定。不墮姦謀。稍有生意。但見王檝。盤桓窺覘。久未出境。遠近之人。觀聽

已惑。近者傳聞。猶爲可疑。豈其不稟朝命。道宣歙而來。耶。朝廷周慮曲防。固萬無是事。不知道路之言。何爲有此。敵人變詐。每得利便。既有輕量之心。恐肆玩弄之計。今茲復來。更非前日可比。包藏叵測。必有出于邀索之外者。兼邊疆効死之臣。無非與敵爲仇。復有訛言煽搖。可憂非一。儻慮阻遏其來。貽禍目前。則專在邊閫。委曲區處之耳。豈遂竟無良策耶。或謂茲事當密。難使戶知。但恐欲愚國人。而人終不可愚耳。以臣管見。王檝之欲來者。乃邊臣諉其事于朝廷。而止其勿來者。在朝廷當專其責于邊閫。處置少差。噬臍何及。臣所陳四事。辭雖樸拙。情實懇至。儻陛下以臣言爲可采。伏乞睿斷。速賜施行。

經筵進講論李允則疏

臣聞帥閫以眞才爲重。以善謀爲主。有才而無謀。不足以爲眞才矣。李允則之守邊也。胷中之謀。愈出愈奇。懼敵人疑己。而揚言護嶽祠修城築也。引水作石梁。聚舟爲競渡。寓水戰也。撤樓夷阬。而植榆塞下。設險固也。上元舊不然燈。特結山張樂。使民縱遊。陷敵將也。不救火災。密運器甲。以補所焚。安衆心也。此猶易能耳。未足以見允則之奇謀。敵遣間諜。刺我兵數。而能使諜者。轉爲我用。此一奇也。敵毆吾民。將以爲質驗。而我能反其鋒而用之。又一奇也。雲翼卒伍之逃。敵以不知所在爲辭。而允則指言某處。運智如神。又一奇也。天下多事之秋。使得任閫外寄者。善謀如此。可以寬憂顧矣。雖然。設謀易。用謀難。自信易。爲上所信難。李牧縱匈奴數侵趙邊。而終不肯出戰。謀則善矣。然其迹似乎養寇。陸抗與羊祜。邊境交和。謀亦善矣。然其迹似乎賣國。必也。上之人寬洪大度。聽其所爲。而無掣肘之患。則謀成而功立。不然。信任不專。

讒間入之。則所以撓其謀者多矣。臣是以深取李允則之善謀。而又三嘆眞廟之善聽也。